

# 上海方言的反复体

由于汉语是一种以单音节为语音、构词和语法基本单位的语言，一个语素由一个相对独立的两边有音渡的音节构成，因此汉语的构词构形的语缀都呈音节形式表示，这就造成了汉语中特殊的助词系统。上海话与普通话一样，体的语法形态通常由音节为单位的助词形式附在动词边表示，写下来便是一个字。如用“过”表示经历体，用“了”（老派是“仔”）表示实现体，用“辣辣”（老派写作“垃拉”）在动词前表示进行体，在动词后表示存续体。除了用助词形式外，还有一个方法表示形态，即是“重叠”。上海话名词重叠表示小称，类似于普通话的“儿化”，如“袋袋、泡泡、奶奶、渣渣、角角、洞洞、豁豁、漕漕、末末”。动词重叠则表示动作行为的反复体。

## 一、动词重叠(VV)和重叠带受事成分(VVO、OVV)表示的意义

1. 当动词的对象是不定指或无指的事物时，动词重叠表示句子事件的动作行为长时持续进行或经常性反复进行，可能在某时即终止完成，可能一直反复进行下去。下面是一直反复进行的例子：

今朝一上半日，我辣门口头拣拣小菜。（今天一个上午，我在门口一直拣着菜。）

伊末，就辣编辑部里改改稿子呀！（他长期以来就在编辑部里干改稿子的差使。）

勿对呀，哪能吃吃旡没啦。（不对呀，怎么东西吃着吃着没啦。）

读书需要正襟危坐，看报只不过是随便翻翻。

掰两年,老张靠教教书过日脚。(掰:这。日脚:日子。)

做做临时工,赚勿着几钿。(赚勿着几钿:赚不到多少钱。)

小李跟仔先生一道调查调查方言。(小李跟着老师一起在调查方言。)

动词的不定指对象分两种,一种是有指的,一种是无指的。前四例宾语是不定指的,后三例宾语是无指的。由于动作持续时间较长,必然是做做停停再做做,有起有落,呈现反复性的特征,因此句子的语义常带有轻松自在感。

在动作对象是不定指的情况下,可以在语句中把“VV(O)”重复一次。如:

看看书,看看书,连辰光也忘记了。(书看着看着,连时间也忘了。)

敲敲,敲敲,敲下去了。(敲啊,敲啊,敲下去了。)

对象是无指的情况下,不能重复。

\* 做做临时工,做做临时工,赚勿着几钿。

所谓“定指”成分,指的是发话人使用某个名词性成分(它可以在句中省略)时,如果预料能够将所指对象与语境中某个特定的事物等同起来,能够把它与同一语境中可能存在的其他同类实体区分开来。如果预料听话人无法将所指对象与语境中其他同类成分区别开来,则是不定指成分。如果名词性成分的表现对象是话语中的某个实体,则称这个名词性成分为有指成分,反之称为无指成分(陈平,1987)。

不及物动词重叠,只要不带定指的处所词语,通常也表示长时反复持续。如:

平常辰光末来来。(平时多来。)

我末每日早晨头公园里坐坐。

侬就休息休息好了,勿要管闲事了!(好了:吧。)

由此可见,长时反复是反复体的基本特征。

2. “VVO”后面连贯接着动词的句子,表示反复持续到后面动词所表示的动作开始,动作已经完成。如:

我看看报,想起一桩事体旡没做好。(我看着报,想起一件事没做好。)

伊白相白相游戏机困着了。（白相：玩。困：睡。）

伊拉两个人借借书认得了。（他们俩一起经常借书就相识了。）

天落落雨，出太阳了。（落雨：下雨。）

伊藤椅浪躺躺勿想立起来了。（他藤椅上躺躺不想站起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VV(O)”在形式上也可以反复一次，大致相当于普通话“V着V着”的意思。如：

看看，看看，倒头困着了。（看着，看着，倒头睡着了。）

吃吃吃吃，肚皮痛起来了。（肚皮：肚子。）

天落落雨，落落雨，出太阳了。

伊走走路，走走路，跌倒了。

吹吹牛，吹吹牛，立辣海勿走了。（立辣海：站在那儿。）

3. 当两个或几个“VVO”作并列结构出现而动词的对象都是不定指或无指的时，如果两个或几个动作不能同时发出，动词重叠表示动作交替持续进行。类似普通话“有段时间V……有段时间V……”的意思。如：

练练歌，跳跳舞，辰光过得倒也蛮快。（蛮：很，相当。）

伊脚伸伸，手拉拉，辣辣锻炼身体。（辣辣：正在。）

黄梅天，雨落落，太阳出出，变化多端。

天气晴晴阴阴，也吃勿准会勿会落雨。

年纪大了，重生活做勿了，只能汰汰衣裳，锄锄草，喂喂牲口。（生活：活儿。）

退休以后，打打牌，练练气功。

我看侬现在最好还是走走伊，坐坐伊，困困觉，散散心。

如果两、三个动作可同时发出，动词重叠则表示动作的伴随进行。类似普通话“一边V着……一边V着……”的意思。如：

翘起仔脚，吃吃香烟，看看电视。（仔：有“了”和“着”的意思。吃：抽。）

一头钻进小屋，螺蛳啍啍，蹄膀笃笃。（笃：用文火较长时间煮。）

我音乐听听，功课做做，混了一日天。（我一边听着音乐，一边做着作业，混了一天。）

大家坐坐,看看,吃吃,听听。

如果两个动词重叠是连贯发生的,则表示两个动作反复连续地进行。如:

伊无所事事,开开车,闯闯祸。

节日两天,商店去去,物事买买。(物事:东西。)

由于动作的反复交替,重叠表示动作的轻松悠闲特别明显。

4. 当动词的对象是定指的事物时,表示动作在短暂时间中进行,或在短暂时间内完成。前者是一个短时过程,可以看作是“V—V”的省略,相当于普通话的“V一下”;后者短暂动作已完成,可以看作是“V了V”的省略,相当于普通话的“V了一下”。如:

看看封面就晓得书好勿好了。(看一看这张封面就知道这书好不好了。)

碗汤让我吃吃。(吃吃:喝一下。)

阿拉商量商量,再决定去不去。(阿拉:我们。商量商量:商量一下。)

介许多衣裳,侬只要拣拣好了。(这么多衣服,你只要选一下自己要的衣服就行了。注意:当例句中定指对象省略时,在注释句中补出。下文同。)

伊摇摇头讲:“呒没办法,只好拿开水冲冲了。”(他摇了摇头说:“没有办法,只好用开水冲一冲这块冰了。”)

侬个小囡碰碰就哭。(这个小孩碰一下就要哭。)

客人敲敲门就走了。(客人敲了下他家的门就走了。)

伊走过来看张画看看,又走开了。(看看:看了一下。)

应该指出,“V—V”和“V了一V”,只要“一V”不重读表示强义,都不是真的只有“一下”的动作,即大都不是只有“一个”动作。这里的动作也有一起一落的反复性,只是反复延续的过程很短。比如说“拣拣衣裳”并非只有一个“拣(挑)”的动作,当然是有挑这件、挑那件的两个以上的动作。这里的“拣一拣”或“拣一下”,所表达的语法意义是指“拣”的事件短。

与英语不同,汉语的句子里定指的宾语除了必须明确指示时用指

示代词“这”、“那”之外,一般没有像“the”这样的定冠词等作为形式标记,如“客人敲敲门就走了”的“门”在句中是定指的,但没有形式标志,不必说“哀个(那)门”,“伊摇摇头讲”不必说“伊摇摇伊个头讲”。同样,不定指也不一定有像“a”那样的不定冠词,“我吃脱一碗汤”这句话中“汤”前的“一碗”是实数,但动词重叠式的不定指对象前没有形式标志。说汉语的人都可以从语境中区别出对象的有定和无定。

在上海话中,凡表示动作短时进行的单音动词重叠,在语音上连读调可以读成双音节连读调形式,也都可以读成第二音节为零形式的三音节连读调形式,不过,这时第一音节读成三音节连读调的第一、第二音节的合音。如:“想想”可读成“[ciã<sub>33</sub> ciã<sub>14</sub> ]”,也可读成“[ciã<sub>35</sub> ciã<sub>31</sub> ]”(“想一想”、“想了想”的连读调应为“33+55+31”)。但是,表示动作长时进行的单音动词重叠没有读成第二音节为零形式的三音节连读调形式。这是语音上区分短时反复体和长时反复体的一个有效方法。

由于对象定指时重叠动词只能表示短时反复(“看一下”或“看了一下”),所以下面第二个例句要表示持续反复进行的动作(“看啊看的”)后才产生的结果或变化就不能成立,而第三个例句因为动作对象是不定指的,可以表示动作持续进行到新情况的发生,所以也能成立。

伊睇本书看看就觉着旡没劲了。(他看一下这本书就感到没劲了。)

\* 伊睇本书看看困着了。(困着:睡着。)

伊看看书困着了。

如果句子是表示未然动作的祈使句,动词重叠有委婉表达愿望或缓和语气的语用作用,那是因为说话人暗含祈使的动作只需短时完成不难做到的缘故。如:

睇眼钞票侬点点。(这点钱请你点一点。)

封信侬脱我去寄寄好哦?(这封信替我寄一下好吗?)

5. 当动词的对象是定指的事物时,动词重叠又能表示动作在短时间内反复进行,有时接近于普通话“V了又V”的意思。这里用的动词大多是瞬间动作动词。如:

伊用力气揪揪衣裳角,翘起来真难看。(揪揪:摁了又摁)

我辣跳板浪踏踏,看看会勿会坍下去。(我在跳板上踩了再踩,看看会不会塌下去。)

伊摸摸自己袋袋,摸出一只钥匙,摸出一角洋钿。(袋袋:口袋;洋钿:钱。)

想想昨日个事体,气得勿得了。(事体:事情。)

这里的“VV”,上海话还能说成“V个V”,如:“撇个撇衣裳角”、“跳板浪踏个踏”,不过“V个V”的用法现多见于郊区,上海市内年轻人已很少用。

6. 当动词的对象是定指事物时,动词重叠如果也要表达较长时间的一次动作行为的持续,它只能采取外加补充的语言形式弥补,方法是:或者在句内特用文字说明所需持续时间;或者要把动词再反复重叠一次,以表示动作断断续续地完成。如:

搵篇心得我写写,写了一上半日。(一上半日:一个上午。)

我教教搵段书,要十二个教时。

我辣此地等等依勿来,等脱两个钟头。(辣:在;依:你;脱:了,去。)

搵眼门,关关交关辰光。(这些门,一扇一扇关要很多时间。)

我喂喂搵只鸟,喂了一上半日。

用语音来检验,这里的代词重叠可用短时反复的变调来读,以强调动作行为的一次性,所以持续长度必须另有文字随后说明。这类句子往往表达的是“原来以为在短时可能完成的事竟然或实际变成长时完成”的语感。

“我喂喂搵只鸟,喂了一上半日。”这句话,如果改成“我喂搵只鸟,喂了一上半日。”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喂”的动作延续一上午,对一只鸟来说是不可能的。如果改成“我喂喂鸟,喂了一上半日。”是成立的,因为鸟在这儿不是定指的,动作可以持续。“我喂喂搵只鸟,喂了一上半日。”之所以成立,是因为一方面“喂喂”这个动作必然是时断时续的一项动作,另一方面已用了时段文字强调所需时间之长。

当用较长的时间自始至终地完成定指的事情一次或一个过程时,一般来说,其动作必然是做做停停、断断续续的,上海话的动词重叠在

这里就表示这种反复进行状态。如：“我写这篇文章，用了一个星期。”这是一般的叙述句，重在说明写文章所需的时间。而“我写写这篇文章，用了一个星期。”这句话还表达了“写”这个动作的“写一下，又写一下”这种进行状态。

这里用的动词大多是表示持续动作的动词，这种用法往往可以造成强调一次过程所需时间很长的语感，就是因为它表面上借了长时持续的方法用于定指事物的缘故。之所以能与表示短时相区别，是因为后面说明了所需的持续时间。

把“VVO”重复一次，是另一种表达方法，用以表示一次历程中动作的反复。这里动词重叠本身负担了长时的信息，所以只能用长时变调而不能用短时变调来读。如：

我喂喂齙只鸟，喂喂齙只鸟，喂出经验来了。

我辣此地等等依勿来，等等依勿来。

伊齙本书看看看看，困着了。（这本书，他看着看着睡着了。）

上海话里，短时反复和长时反复的语义以对象的定指与否为区别依据，可以比较下面两句相近的话。如：

书末去看看，勿要齙样子浪费辰光。（对象“书”不定指，“看看”为长时进行，语音上不能用三字省中字的连调形式。）

齙本书去看看，考得着个。（对象“书”定指，“看看”为短时进行，是“看一下”的意思，语音上可以用三字省中字的连调形式。）

7. 上海方言中常用一种“VV 伊”形式。

当“伊(他)”定指某人时，与前面的重叠动词往往分读（即分为两个语音词读），有时也可连读（即合为一个语音词读），表示短时反复。如：

侬脱我谢谢伊，勿要忘记脱仔噢！（你代我谢他一下，别忘了啊！）

大家侬去望望伊，让伊精神浪开心一眼。（侬：都；望望伊：看他一下；浪：上；一眼：一点。）

当动词前有复指对象时，“伊”的本义已经虚化，“伊”与前面的重叠动词一定连读成一个语音词。这种用法很常见。这时，整个“VV 伊”结构可以表示短暂进行时间（常用作祈使句），如：

只台子搬搬伊！（把这个桌子搬一下！）

湿衣裳要吹吹伊。(吹吹伊：吹一下。)

揩揩伊呀！揩揩伊呀！（把我身上的脏东西擦一下呀！）

“VV 伊”又可以表示动作在短小时内反复进行，如：

被头拍拍伊，拍脱点灰尘。(被头：被子。)

药水辣厨里，摇摇伊再吃。(辣：在；吃：喝。)

搵种橘子水只要啲啲伊，老便当个。(啲：吸；老便当个：很方便的。)

这里的“啲啲伊”可以改说“啲个啲”，表示短时反复进行的动作，普通话没有相对应的说法。

“VV 伊”还可以表示动作反复进行一次，所需时间较长。如：

搵套书看看伊要交关辰光。(看完这套书要许多时间。)

搵瓶橘子水啲啲伊一歇歇，快点吃！（一歇歇：一点儿时间。)

搵双鞋子只要穿穿伊，脚就可以勿痛了。(这双鞋只要多穿，穿一段时间脚就可以不痛了。)

这里的“啲啲伊”表示自始至终啲一遍直到完的过程中，“穿穿伊”表示这双鞋从紧穿到宽这一过程中，断续进行的动作。“一歇歇”、“只要”只是语境为了要强调过程快。

8. 当动词的对象是定指的事物时，很多“VV”和“VV 伊”后面附上助词“看”，表示短时尝试体，附加“试一下”的语义。使用时，助词“看”常常省去。如：

今朝我要走走近路(看)了。

颜色退勿退，只要让我汰汰(看)好了。(汰：洗；好了：吧。)

机器一定要试试伊(看)灵勿灵。

让我吃吃搵块(看)，看看(看)侬好吃哦。(哦：吗。)

搵本书辣学堂里个新华书店是有个，勿相信侬去买买伊看。(个：的。)

这些例句的“VV”在没有“看”时，可以表示上面各节的意义。有没有尝试的意义，要看上下文而定，但加上了助词“看”的句子，动词一定表示尝试的意义。上海话的尝试体比普通话用得广泛得多，而且“看”可以放在宾语后面。



动词“看看”加助词“看”可以说“看看看”，现在多说成“看看叫”。

9. 当动作的对象是虚指时，动作重叠可以表示短时反复，也可以表示长时反复。如：

阿拉现在随便啥吃吃。（阿拉：咱们。这时可以是表示短时，“吃吃”是“吃一下”、“吃一会儿”的意思。）

阿拉几年来一直随便啥吃吃的。（这时表示长时反复。）

侬有得吃吃蛮好来！（有得：能得到；蛮好来：已经很好的了。）  
（这时可长可短。）

10. 当对举虚指时，动词重叠可以表示时间或长或短的交替进行。如：

伊辣马路浪走，东张张，西望望。

伊东家走走，西家走走。

小王猗搭立立，伊面坐坐。（猗搭：这儿；伊面：那儿。）

侬看看我，我看看侬。

闻闻猗个，碰碰伊个。

“伊东家走走，西家走走”可以是“东家走一下，西家走一下”，也可以是指长时间“走东家，串西家”，应由语境而定。

## 二、动词重叠带补语、带状语和紧连重叠结构表示的意义

1. 上海方言有动词重叠紧接结果补语的形式，如：“压压扁”、“吹吹干”、“卖卖光”、“想想明白”、“揩揩干净”、“做做清爽”、“揸揸着实”。使用这种形式，对象总是定指的。这时，重叠的动词与后面的补语通常要分成两个语音词来读（有时也能连读）。表示的都是将来未然的行为，动作经过短时的进行或反复而完成。这里的“VVC”老派都可说成“V个VC”。如：

牛肉烧烧熟再好吃。（烧：煮；再好吃：才可以吃。）

干脆到玉佛寺门口摆只摊头卖卖完。（摊头：摊子。省略定指对象。）

裤子要汰脱了，袋袋里摸摸清爽。（清爽：清楚。）

秤种辰光,阿拉要摆摆平。(摆平:公平解决。)

头发脱侬吹吹干,烫烫鬃。(脱:给。)

如果动作的对象是不定指的事物,句子就不成立。如:

\* 揩揩干净黑板。

\* 侬烧烧好饭。

黑板揩揩干净。

饭烧烧好。

2. 动词重叠加唯补词(这些唯补词不能作谓语)“牢”、“好”、“着”、“脱”、“光”等,用在希望迅速做完某动作的场合。对象是定指的,动作短时进行。唯补词和前面的重叠动词要合成一个语音词连读。如:

电视机侬脱我关关脱。(你替我关一下电视机。)

侬秤点饭吃吃好再走。(你吃了这点饭再走。)

房门锁锁牢出去。(牢:住。)

让我秤眼字写写光好哦?(光:完。)

要做生活,大家讲讲好条件。

物事卖卖完关门。(物事:东西。)

让伊白相白相好大世界啵来。(白相:玩。)

墙纸贴贴脱休息。

秤点书阿拉一道理理好。

这里的单音节重叠动词都能用零形式的三音节连读调形式读。

3. 单音状语加重叠动词(AdVV)表示的意义。

上海话有单音节的状语紧接重叠的动词的形式,如:“乱吃吃”、“瞎做做”、“细算算”、“瞎来来”等。在语音上合成一个语音词连读。在动作对象是定指的时,表示短时反复。如:

礼物介许多,毛算算要500元。(礼物这么多,毛估一下要500元。)

介许多生活,快做做也要三日天来。(这么多的活儿,很快地做下去也要三天时间呢。)

秤种生活勿要啥手艺个,笨做做就做得出个。

我是弄勿来小菜个,大家乱烧烧,瞎吃吃。(在“大家”前,省略了定

指成分“搵点小菜”)

在动作对象是不定指的时,表示长时进行。如:

今朝夜里,大家牛皮瞎吹吹。(这里说的“吹牛”可能吹一个晚上。)

我辣马路浪瞎兜兜,用脱交关钞票。

喂,侬辣辣做啥?——勿做啥,瞎想想。

4. 重叠动词紧连( $V_1 V_1 V_2 V_2$ )表示的意义。

上海方言中两个重叠后的动词可以连用,用一个语音词合读或用两个语音词分读都可。有以下几种情况,分别表示以下几种意义:

同义相加,如“哭哭啼啼”、“兜兜畔畔”,不论对象定指不定指,都表示动作持续的情貌,有“又  $V_1$  又  $V_2$  的样子”的意思。

伊搵点工作,做做弄弄半日完成了。(定指时句内必有时段表示持续时间)

侬勿要兜兜畔畔个,直话直讲么。(兜兜畔畔:躲躲藏藏)

反义相连,如“开开关关”、“做做停停”,对象定指时表示一次行为的长期断续进行,有“ $V_1$  了又  $V_2$ ”、“ $V_2$  了又  $V_1$ ”的意思,句中用时段词;动词对象不定指时,表示相反动作长时交替进行。如:

搵幅画,画画停停,画了勿晓得多少辰光。

伊一个夜里哭哭笑笑勿停。

电灯开开关关要坏脱个。(电灯开了又关,关了又开,要坏的。)

侬去去来来,忙得来。(你去了又来,来了又去,真忙啊!)

别义相连,如“讲讲笑笑”、“吹吹打打”,对象不定指,表示动作伴随或交替进行,对象定指时,需用时段词,有“一边  $V_1$ , 一边  $V_2$ ”或“ $V_1$  了又  $V_2$ ,  $V_2$  了又  $V_1$ ”的意思。

做做吃吃,到老勿会穷。

伊拉讲讲笑笑,牛皮吹了一夜天。(一夜天:一个晚上。)

### 三、关于动词重叠式语法意义的几个认识问题

吴语比北方话有更多的动词重叠式,尤其是表示长时反复的那种,如“蹄膀笃笃,螺蛳啍啍”之类。又如:“日里晒拉咪勿自然,倒勿如出去

泛泛。”(土 29 页)“照箇个学生子能,因为伊年纪小啱,总要学三年工夫拉,然而不过拉印板稿子上会得着着颜色,打打稿子,换换花头,就成功者。”(松 296 页)“伊拉惯常吃点补药,如同马血啱啥,将补将补。”(布 222 页);而像“伊摇摇头讲”那样短时反复在 160 年前的老上海话中较少见,通常用“V—V”、“V 了 V”形式,说成“伊头摇仔摇,讲”。又如:“担包花,从栈房里,搬到天井里,细细能数一数。”(土 85 页)“烦劳侬拿一拿进去。”(布 294 页)“现在有交关人家用奶婶前头,先到医生搭去检查一检查。”(布 251 页)但是上海话中的动词重叠式与普通话的动词重叠式所表示的语法意义是相同的。对于动词重叠式所表示的语法意义,以前的论述中比较典型的看法是朱德熙先生(1982)的概括:有的表示时量短,有的表示动量小。后来刘月华(1983)的表述更为具体:“如果动词表示的是持续性动作,重叠后表示动作持续的时间短。”“如果动词表示非持续性的、但可以反复进行的动作,重叠后表示动作进行的次数少。”有的先生进一步认为动词重叠表明“句子所表达的事件是一个完整的短时动态事件”,称之“短时体”(如戴耀晶 1997)。与前者着眼于跟未重叠的动词来比较相异,后者是着眼于整个句子表示的事件。笔者认为当时朱先生对“表示时量短”这一条所举例的句子“他退休以后,平时看看书,下下棋,和老朋友聊聊天,倒也不寂寞”并不表示短时动态,而是表示经常性的、反复进行的动作的“长时反复”的语法意义的。

讨论动词重叠式的语法意义,必须理清以下几个认识问题。

1. “体”属于句子层面,反映整个事件。

我们承认汉语动词的重叠式是一种表示“体”的形态,其理由是它具有“体”的基本特征。首先是它表示的是许多语言和方言中都存在和可以表达的语法意义,“反复体(iterative)”在世界语言中具有普遍性。研究汉语的学者普遍认为:汉语在形态上没有“时”的范畴而有“体”的范畴,汉语的“体”范畴经常是用“体助词”(如:着、了、过)表示的,汉语的“反复体”也有形态标志,它用重叠动词的方式来表现,这对无印欧语形态形式的音节语汉语来说是很自然的。“反复体”在句子中不受“时”的限制,即它可以用于“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的句子,它可以

普遍用于叙述句、评议句、疑问句、祈使句。

动词是体意义的集中体现者,但不是体意义的承载单位。体意义的承载单位是句子。句子中的一些要素都可以对体意义发生影响。反复体的体意义与动词对象的有定和无定有密切关系。

如果孤立地从动词看,“看看书”是“看会儿书”,“下下棋”是“下会儿棋”,“聊聊天”是“聊会儿天”,表示的“时量”比“看书”、“下棋”、“聊天”似乎短了。但是,我们从句子层面上来看,“他退休以后,平时看看书,下下棋,和老朋友聊聊天,倒也不寂寞”这句话表达的整个事件却是“他退休以后”的长时反复的行为。

因此“体”所体现的不仅仅是动词的时量和动量问题,而是整个句子的构成事件的方式。形态也不是词,没有内在的词义,它的意义是存在于句子中,在句子里获得的。如果没有考虑到整个事件的“体”,仅把动词的重叠看成是局部动词的意义,时量和动量的观察因此都受局限,甚至出现了上例动词意义和句子意义相反的现象。

## 2. 句子“体”的语法意义与动词本身的意义作用不能混同。

正因为体表示的是一个句子在观察时间进程中的事件构成方式(戴,1997),所以,句子中动词的性质也不同于句子“体”的含义。例如动词大致可以划分为静态动词(如:姓、等于、知道、相信)和动态动词两类,动态动词又可分为瞬间动作动词(如:踢、碰、咳嗽)、持续动作动词(如:看、吃、洗澡)、瞬间结果动词(如:死、醒、爆炸)和持续结果动词(如:长大、变好、走进),还有动静兼用的(如:躺、住、戴、拿)。从动词意义来看,瞬间动词与持续是对立的,持续动词与瞬间是对立的。但是,“体”是属于句子层面的,动词的本性当然也与句子的动态有关,但它仅表现在常用这个意义上而非绝对。在句子中瞬间动词也能用于持续反复,持续动词也能用于短时反复。它们取决于句子“体”所要表达的意义。下面举例:

伊就是踢踢球,跳跳水,无所事事。(瞬间动作动词用于长时反复)

侬老是讲要死要死,侬倒去死死拨我看!(瞬间结果动词用于短时反复)

醒醒哦,醒醒哦,沉睡个人!(瞬间结果动词用于长时反复)

掰本书我看看就还依。(持续动作动词用于短时反复)

掰桩事体老重要个,就让我晓得晓得好味。(静态动词用于短时反复)

就让伊姓李有啥关系呢?(静态动词用于短时反复)

辣贫苦人家住住也无妨。(动静兼用的表姿势的动词用于长时持续)

依就拿拿掰件衣服哦。(动静兼用的表位置的动词用于短时进行)

掰封信请依带去寄寄。(瞬间动作动词用于短时进行)

依上来上来又何妨!(持续动作动词用于短时进行)

如果单从动词来看,瞬间结果动词“死”怎么可以重复“死”两次呢?趋向动词也难以重复。

3. 不要把句子的语义特点、表达功能、语用意义混同于“体”的语法意义。

动词的反复体由于可以在对象定指的情况下表示短时进行或反复,于是能经常用于对象总是定指的祈使句,表示请求、命令等,如“拿沙发搬搬过来哦。”也可以用于表示致使的句子,如:“叫伊失失面子。”“致使”义是语义解释,“祈使”是句子的使用功能。动词反复体经常表示一段时间内的事件反复,变静态为动态,句子便常常有轻松、悠闲、非正式性的语感,有缓和语气、委婉表达主观愿望的作用。这些都是与语法意义(即句法意义)伴随而来的表达功能和语用意义,应该与“体”的语法意义相区别,不宜混在一起都视作反复体的语法意义。朱景松先生(1998)提出的动词重叠能“强化动作、行为、变化主体的能动性”,“表现出行为、动作主体极强的主动性和动作性”,这些作用都应看作与语法意义相联系的表达功能,涉及说话人的主观情态和言语行为的,应属语用意义。

动词的词义轻重与句子“体”的语法和语用意义也无必然关系。如:“抗议”一词词义似重,“分析”一词词义似轻,但“伊勿听依个闲话,依哪能倒勿去抗议抗议伊啊?”这句话句义是不重的,相反,“阿拉倒要分析分析伊个犯罪根源。”这句话的分量倒也不轻。

4. 不要把句子中的其他词语的意义作用转嫁给“体”。

在分析动词重叠所表示的语法意义时,必须排除论题外的干扰。例如动词的使用频率高低不等于动词重叠式的使用频率高低。在有限的统计资料里,有些动词本身不常使用,就难以说明使用该动词时的重叠能力。

在讨论动词重叠的作用时,要注意别将句子中其他词语的意义混入进来一起分析。比如,动词重叠式本身不会表现祈使语气,祈使的作用是使令动词“让”、“请”、“叫”和兼语句式表达出来的。祈使的语气强也好,弱也好,都是表示祈使的词语和副词形容词的作用,不是动词重叠式的语法意义。比如:“伊只出来进去,劈劈柴,看看五色梅。”这句话是一般陈述,动词重叠的体的意义因对象不定指是长时反复。而“让伊快去劈劈柴,看看五色梅!”这句话就是祈使句,动词重叠的体的意义因对象定指是短时反复。它们表示的语法意义仅此而已,别的意义和语气都是句中其他词语的作用。

# 上海方言的结构助词

上海方言的结构助词有四类：提顿助词、向心助词、连动助词和重叠助词。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在语音上依附于前面的结构后，没有独立性。

## 一、提顿助词

提顿助词的特点是：① 在提顿助词后形成语音上的一个小停顿，引起听者的注意；② 从广义上说，被提顿的成分都是语句中的话题。

### 1. 末 məʔ

“末”是上海方言中使用最为广泛和普通的提顿助词，它可以成为上海话句子中话题语的标志。其他提顿助词大致上都可用“末”去替换。

(1) 提顿名词性成分成为话题。

有把主语提为话题的，如：

我晓得，小王末，已经勿会再来上当了。

苏末，是苏东坡个苏。

伊拉末，侬十七八岁。

有在主语外另立话题的，如：

刚刚提到个问题末，大家侬可以想一想。

小生活末，伊侬既没做过歇，大点个生活末，伊又做勿来。

话题语有三个位置。

句前位置：

一块洋钿末，一条鱼。



昨日夜里末，大家侬困得蛮好，就是伊困勿好。

主语后位置：

侬个老太婆字末只识几个，老古闲话讲讲倒一套套侬是。

阿拉戏末，唱勿来个，就唱一只歌哦。

肉，一斤末，卖三块洋钿。

伊拉就拿家生末，卖脱，拿房间末租脱。

主动词后位置：

我希望侬末勿要走，伊末，让伊自家自投门路去哦。

伊命令一排二排末，留守，三排四排末，转移。

我送拨小王末五只贝壳，小李末一只珊瑚。

我买一支笔末拨伊，一本书末拨侬。

从语义上细分，可以分以下几种：

受事式：

我勿来修钟，表末，有一只辣海要修一修。

侬种拜年片末，我送拨伊两张。

玻璃杯末，我敲碎脱了。

受事式可以没有主语或省略主语。如：

小学末，我读过；幼儿园末，侬没进过。

凳子末，可以搬出去了。

复指式：

侬块板末，我用伊来做砧凳板。

侬反正侬啥事体辣海，书末，去看看伊。

总冒式：

对于物事好佬坏末，伊是搞勿清爽个。

侬个一批货色末，我也勿晓得质量哪能。

领属式：

侬个男小囡末，面孔交关端正。

近来阿拉爷末，身体一直勿好。

时地式：

明朝上半夭末，我脱侬侬要去检查身体。

台浪末坐仔交关人。

范围式：

花末，我经常种月季。

松江鲈鱼末，30元一斤。

关涉式：

甌趟高考末，还好语文复习得好。

红灯末，阿拉索性穿过去拉倒！

剪刀加糰糊末，伊最内行。

(2) 提顿谓词性成分成为话题的，如：

前提式：

火气重个人末，勿好吃人参；吃仔末，身体里要勿平衡个。

依，背书背勿出末，勿要介神气！

生肝炎末，只好请假辣屋里了。

范围式：

唱绍兴戏末，伊是交关爿。

骑仔摩托车兜风末，倒也可以跟伊一块。

(3) 提顿小句成为话题的，如：

主语式：

三元一斤末，好味！

伊肯读书末，总归是好个。

承接式：

依签好仔末，阿拉接下去再签。

闲话讲光末，转身就走。

虚拟式：

要买末就来，勿买末算数。

假使伊勿肯去末，我也旣没啥办法。

直推式：

一眼也勿睬伊了末，伊也只好跑了。

我做仔娘舅了末，总归要买点礼物去个。

条件式：

依摆出证据来末,我再会相信。

山随便哪能险末,我侬要上去个!

让步式:

𠵹种能个事体,依再急得双脚跳末,也𠵹没用场!

生活重纵重末,伊也勿会叫一声苦。

因果式:

伊身体好末,做得动。

年纪大仔点末,闲话总归多点。

(4) 提顿其他词语成为话题的,如:

万一末,伊倒勿来,我就𠵹没办法想了。

大家勿要响了,总而言之末,阿拉侬上当了。

一则末,伊要参加;二则末,别人也勿反对。就介定了哉。

伊亲自末,勿去,只派个代表去听听。

还有一样末,侬回来个辰光,勿要忘记脱,得我衣裳带带转来。

(5) 提顿拷贝式话题的:

拷贝式话题的提顿,总的来说有强调的作用。在重复词语之间的“末”字也能省,用一停顿代之。

可放在重复的名词性成分之中,如:

侬面孔末、面孔邐里邐邐,手末、手勿汰,像个野蛮小鬼!

依末侬讲生病,伊末伊有事体,我看去个人勿会多个。

侬种牡丹花末牡丹花,勿要再种芍药了。

可放在重复的动词性成分之中,如:

真叫拉末拉勿着伊,眼看伊滑仔下去。

吃饭末吃仔交关,做生活末老是叫做勿动,像个废人!

伊承认末勿承认,心里还是服气个。

可放在重复的形容词性成分之中,如:

笨末笨得来,一眼也勿会转弯个!

侬吃管吃,要紧、勿要紧个。

𠵹个小囡,我欢喜末欢喜煞,宝贝末宝贝煞。

可用于并列关系,如:

今朝辛苦、辛苦煞，吃力、吃力煞。

伊屋里是，电脑末、电脑也有，VCD末、VCD也有，样样侬咳。

看末也看脱一歇，困末也困脱一歇。

可表示转折关系，如：

伊敲末敲仔交关，用场末一眼也旡没用场！

事体大家讲末、讲起过，商末、还旡没商量过。

伊戆末戆个，叫戆进勿戆出个。

可表示顺推关系，如：

侬点课，我上末也上得动个。（如果……就）

侬种脑筋，叫伊动末动勿出个。

伊高兴唱两只末，就唱两只好了。（既然……就）

可表示确认，如：

语文考试，伊及格末及格个。

伊个人，懒末有点懒。

侬，乡下人末乡下人味，勿要冒充上海人。

读法都是“XX末”和“XX”分读。

## 2. 是 z1

(1) 提顿一般话题，带有“说到”义，往往用于接过对方的话题来说，如：

今朝个行情是，我也讲勿出。（在对方说到“行情”时接着说）

老王是，大家拿伊旡没办法！（在某人提及“老王”时说）

伊离婚侬种事体是，阿拉插不上嘴个。

(2) 提顿承接话题，带有“至于”义，往往用于并列提及另一人或另一事，如：

小官人，生得矮小勿像样；婆妈是，凶来像只雌老虎。

哪能介贯彻是，阿拉还旡没研究过。（前面说到这件事是已经传达过了。）

伊个闲话是，常常要豁边；侬种能个事体是，我想勿大会做个。

(3) 提顿假设话题，如：

车子勿来是，我只好走得去了。

昨日勿落雨是，我老早就拿痧点草拔光了。

侬早一点通知是，我昨日就好来了。

(4) 提顿转折话题，如：

天浪向云多是多，雨是还勿会落辣海。

伊个名字记还记得起，面孔样子是，已经忘记脱了。

人是，已经放出来了，事体还旣没完结味。

(5) 提顿拷贝式话题，表示强调，如：

英文是英文，中文是中文，写得整整齐齐。

任务忒多，今朝做是做勿完。

痧块地方，静是静得勿得了。

侬吃饭起来，慢是实在慢！

常用于表示转折的“虽然……”句，如：

伊上海人是上海人，不过脾气像北方人。

物事好是好个，勿晓得侬要勿要？

还可以用于假推关系，表示“如果……”，如：

痧点老酒，我吃是吃得脱个。

我白相是白相得动个，侬勿要担心。

这种用法，“是”前的动词和“是”用两个语音词读或连成一个语音词读，“是”后的整个在逗号前的结构都连成一个语音词读。

(6) “是”与“末”可作对称用，表示“承接”或“轻微转折”，有“至于……”或“不过……”义，如：

廿五岁末，别人介绍，还勿急；到三十了是，看得出伊有点急溜溜了。

卖力点末，还好勉强通过；勿卖力是，我看是一脚去了！

吃白酒末，勿来事；吃黄酒是，还马马虎虎。

伊懒末懒，聪明是聪明个。

痧种事体，伊愿意末愿意个，起劲是勿起劲个。

### 3. 呢 ni

(1) 提顿一般话题，比“末”语气略重，带有“要说”义，如：

坐呢，旣没坐相；立呢，又旣没立相：懒散惯了！

(2) 提顿特指话题,比“末”语气略重,带有“至于”义,如:  
伤是,已经好了;身体呢,还有眼虚。

勿晓得伊拉答应哦,我呢,总归答应个。

(3) 提顿特设话题,带有轻微设问味,如:

下一趟呢,挨到伊拉举办了。

佳佳人呢,我觉着还是老实个。

(4) 提顿假设话题,如:

去呢,对伊也勿起啥作用;勿去呢,倒好像阿拉侪勿关心伊。

饿了呢,就到冰箱里拿点烧烧吃吃。

(5) 提顿拷贝式话题,如:

伊书呢,书旣没一本,还有啥个劲!

做呢做煞,想屋里想煞!

(6) 表示停顿,接着要说下去,如:

其实呢,我也勿一定要伊来。

完勿成个,一来呢,准备勿充分,二来呢,大家旣没信心。

#### 4. 哦 vA

(1) 提顿迟疑话题,带有轻微猜测味,如:

写哦,想想勿好;勿写哦,又勿好。

买点补品拨伊哦,勿晓得伊吃呢勿吃。

讲拨伊听哦,怕伊会勿开心。

(2) 提顿拷贝式话题,表示带有列举和提示的强调,如:

吃哦,吃勿落了;做哦,又做勿动。

菜哦,菜旣没买,地哦,地旣没扫,介许多辰光侬辣做点啥?

唱歌哦可以唱个两只。

#### 5. 啊 A

(1) 提顿罗列话题,如:

书啊,报啊,簿子啊,带来仔交交关关。

伊是欢喜啊,激动啊,担心啊,侪拥到了心头。

(2) 提顿强调话题,下面内容要停一下再说,有时是因为想不出,难以接续,如:

我讲啊,依是一定要去个!

今朝开会啊,是想听听大家意见。

还有啊,依勿好来个。

(3) 提顿感叹话题,如:

依啊,忒戆!

做人啊,真叫难。

(4) 提顿假设话题,口气较重,不会实现怕实现,如:

万一伊坚持勿来啊,乃末讨厌了!

要是下半日落起雨来啊,葛书侬要淋得湿光味!

(5) 提顿拷贝式话题,如:

屋里地浪啊地浪一塌糊涂。

我想啊想煞,又旡没办法。

## 6. 啦 lA

(1) 提顿罗列话题,口气较“啊”重,如:

娘舅啦,爷叔啦,伊侬叫来了。

我买小菜啦,汰衣裳啦,抱小囡啦,侬做个!

(2) 提顿强调话题,口气较“啊”重,如:

从前头啦,到耨种能个地方我想也勿要想。

面皮再老啦,也旡没用!

今朝啦,叫大家来,是随便来死个。

(3) 提顿假设话题,如:

高兴啦,就再喝一杯!

假使勿想去啦,侬最好先讲一声。

## 7. 了/仔 ləʔ/tsɿ

(1) 提顿假设话题,用于可能实现的假设,如:

我死脱了,侬哪能办?

房子借好仔,侬就有得住了。

等伊学聪明仔,还会得用交关人来求教侬。

(2) 提顿承接话题,表示此时以后发生,如:

阿拉饭吃了,就开路。

小熟收起仔末,就要种大熟的下去。

侬想好仔,再讲。

伊个朋友听见仔,吓得半条命也险点落脱!

8. 倒 to

8、9 两词正处于前置性的副词到后附性的助词进化之间,这里都是助词用法。

(1) 提顿逆料话题,有跟预期情况不同的含义,如:

王小波倒,办法蛮会想个。

踏脚踏车倒,来得反而晏。

平常辰光,看伊交关空;礼拜日倒,伊忙煞咪!

(2) 提顿转折话题,带有“至于”义,如:

自己写文章,伊勿来三;组织起人家来倒,伊老有办法。

别样戏,伊侪勿欢喜听;滑稽戏倒,伊还要听听。

9. 也 hA

(1) 提顿强调话题,与“连”义相近,如:

伊拉介小个事体也,勿会得自家处理个。

侬看,一块饼干也,伊勿吃。

我书包也,忘记脱带!

(2) 提顿承接话题,如:

小张末,今朝吃勿落辣海;小王也,既没吃几口就走个。

垃圾也,伊勿晓得扫出去个。

(3) 提顿拷贝式话题,如:

用于动词或形容词之中,表示强调,语义常带抱怨,如:

家生搬也搬勿动。

甯种能个辰光,侬急也急勿出个。

甯张画,画得难看也难看煞!

我衣裳收也收进来了,地扫也扫好了,等侬来是,来也来勿及了!

偶用于某些名词或名词性固定词语之中,表示强调“已是事实”,如:

我脱伊末,老朋友也老朋友咪,甯眼事体也勿碍啥个!



新时代也新时代味,勿要再用老脑筋办事体。

班长也已经班长味,依还要升啊?

#### 10. 啫 lo

(1) 提顿罗列话题,如:

布票啫,油票啫,粮票啫,香烟票啫,弄仔交交关。

扫地啫,揩台子啫,理房间啫,伊侬会做。

(2) 提顿承接话题,如:

我写仔信啫,叫伊去寄脱。

伊冒了雨啫,到我屋里来。

(3) 提顿虚拟话题,如:

等伊再用心点啫,望先生送一样奖品拨伊。

我是侬啫,老早去味。

(4) 提顿因果话题,如:

拨台风一吹啫,树倒脱仔交关!

伊年纪大仔点啫,闲话总归多眼。

#### 11. 是哦 zɿvA/ 对哦 tEVA

“是哦”和“对哦”是带有语塞时后煞口头语色彩的提顿助词。

(1) 提顿一般话题,如:

老爸是哦,今朝早晨头忘记脱叫我起来了。

橘子对哦,黄岩蜜橘最好吃。

(2) 提顿假设话题,如:

侬勿到上海去是哦,我也只好勿去了。

假使天气好对哦,侬拿被头要晒出去。

#### 12. 做/纵 tsu /tsoŋ

带拷贝式话题,放在重复的名词、动词、形容词之中,表示让步关系,如:

弄得清爽做清爽,伊还是勿满意。

伊现在想纵想,也想勿出啥个法子来。

老朋友做老朋友,还是亲兄弟明算账。

#### 13. 要 ?io

带拷贝式话题,放在重复的动词和形容词之中,表示强调,有时用于祈使。如:

坐要坐端正,立要立得挺,勿要软皮搭拉个!

清爽要清爽个,便宜要便宜个,穉种旅馆难寻个。

有时带有些微“说到……”或“如果……”的语义,表示愿望或应当,如:

吃末要吃山珍海味,着末要着时髦衣裳。

我乘火车,困要困软卧。

今朝吃鸡粥,到要到“小绍兴”去买。

野鸡野鸭,杀要杀活个!

## 二、向心助词

这类结构助词是把一个修饰补充性的成分介绍给核心成分的,形成一个向心结构,从引介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是一种广义的介词。

### 1. 个 gəʔ/həʔ

(1) 引进定语,构成定名偏正结构

把名词性成分引作定语的,如:

依先生个闲话也勿听,听啥人个?

书浪个记号末勿看,看点啥?

我前两日个日脚也勿晓得哪能混过来个!

这里的“个”都能省去,如:“小家伙屋里弄得一地(个)水。”

把形容词性成分引作定语的,如:

一个黑不溜秋个人倒生了个白白胖胖个儿子。

依湿塔塔个衣裳勿要轧过来!

好好叫个地方勿坐,坐辣烂泥地里!

啥人要看依痴头怪脑个样子!

单音形容词的重叠式在口语中用得很少,偶用于书面语色彩重的语句中,可能原来是不用的。如:

连牢三只小摇篮,胖胖囡囡淡红衫,再要拨开来,白白个屁股两半

并。(旧儿童谜语)

侬看,水面浪已经有薄薄个一层冰了。

小小个年纪,就要随便回嘴,真是既没长幼大小了!

这里的“个”也能省去,如:“侬湿塔塔(个)衣裳勿要轧过来!”

把动词性成分引作定语的,如:

侬写好个稿子快点寄出去。

闯拉个祸自己去盖屁股!

买个纸头辣啥地方?

勿要相信秤种卖野人头个人!

辣屋里养病个辰光,店里有一个伙计,偷仔伊几百两个银子。

这里的“个”,只要不会引起歧义时都可以省去,如:“伊辣学发豆芽菜(个)技术。”但“买个纸头辣啥地方?”中的“个”不能省。

把小句引作定语的,如:

做事体一门心思个人,人人欢喜个。

伊常常去拾人家掼脱个电器。

这里的“个”不能省去。

用“个”联系修饰语和核心语,其核心语偶尔也能是谓词,如:

秤本书个出版是,拖了长长远远!

秤个出老个小气是,少有少见个。

这里的“个”可以省去,如:“秤个人(个)老实,是出名个。”“是”限定了前面是名词性结构。

结构助词“个”的来源,有以下两个途径:

第一种是“个”的量词用法的虚化。“个”的基本用法是作量词,如:“昨日,伊屋里来了个陌生人。”句中的“个”作量词用。另一种是“个”的定指用法,如:“我为仔侬个冤家吃仔几化苦!”句中的“个”作定指“那”用。这两种用法虚化,都可以变作结构助词“的”。如:“伊走到我个床前。”句中“我个床前”可以理解为“我那床前”,也可以理解为“我的床前”;又如:“阿拉个楼浪有论千论百个人出进。”“阿拉个楼浪”可以理解为“我们那个楼上”,也可以理解为“我们的楼上”;“论千论百个人”可以理解为“成千成百个人”,也可以理解为“成千成百的人”。

上海话中有量词代“个”作定语标记的情况。如：“我支钢笔落脱了。”意思像“我的钢笔掉了。”完整的说，这是“我的那支钢笔掉了”的意思，量词“支”起定指的作用。“侬个人跑到啥地方去了？”句中的“侬个人”是“你这个人”的意思。这里“侬”和“个人”是同位语。所以量词作定语标记的情况，不能用于同位语の場合。“我个电脑”有两个意思，一是“我的电脑”，那时“我个”和“电脑”分读为两个语音词，另一是“我那个电脑”的意思，这时“我”和“个”、“电脑”分为三个语音词读，“个”读成如同量词在句首表示定指时那种读法。“大红件衣裳”、“我买点物事”也必须这样分为三个语音词读法，才是“大红的那件衣裳”或“大红的衣裳”、“我买的那点东西”或“我买的的东西”的意思。它们实际上都是处于如前述的量词定指用法正向结构助词“的”的转化之中的状态。

(2) 作为转指标记，形成“个”字结构，部分相当于关系代词的作用。

附在名词性成分后，如：

锅子用勿锈钢个好。

生活大家侬有，侬做侬个，我做我个。

附在谓词性成分后，如：

去个交 100 块洋钿。

买勿起火腿个只好吃咸肉。

有个哭，有个跳。

伊讲个是上海话。

急吼吼个，勿拔！让伊先定定心。

伊勿要旧个。

花个勿要，要雪白雪白个！

(3) 引进状语，构成状谓偏正结构。

在状态词后用，如：

机器侬要好好叫个用，勿要瞎来来！

侬勿要心急来死，慢慢叫个走好味。

水辣的答的答个流。

只听见笃笃笃个敲门。

侬末，慢点个讲，我末，静心个听。

在副词性成分后用,如:

听勿清爽,侬脱我一个字一个字个读。

侬看伊一声勿响个辣写。

伊拿搨桩事体一五一十个讲拨我听。

侬走好了,让伊一个人有心有想个做到明朝。

一般情况下,上海话状语用得很少,通常不连带两个。以上的几种情况用得较多些。上面的例句都可以不用“个”表示状谓关系,用“个”的情况可能是在官话的影响下形成的,都可省去不用。如:

老人看起来邪气(个)高兴。

搨个小囡长得交关(个)漂亮。

我随便(个)看看。

侬笔直(个)朝前走,一歇歇就到了。

搨篇课文已经认真(个)读过两遍。

伊有意(个)脱我打朋。

官话里的语义指向谓语的描写性状语,上海话通常是在动词后用补语或用小句补说,如:

喇叭里辣广播紧急通知,一遍又一遍(个)。(官话:喇叭里在一遍又一遍地广播紧急通知。)

大家欢迎伊,邪气热烈(个)。(官话:大家很热烈地欢迎他。)

伊吃饭,吃得慢吞吞(个)。(官话:他慢吞吞地吃饭。)

雨辣落勿停(个)。(官话:雨不停地下着。)

马上就到,一歇歇(个)。(官话:一会儿马上就到。)

官话里的语义指向主语的描写性状语,上海话通常是跟在主语后面作谓语,与后面的成分断开,分为两句说,如:

伊高高兴兴,从屋里走了出来。(官话:他高高兴兴地从家里走了出来。)

伊一点也勿犹豫,点了点头。(官话:他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有时也用补充形式说,如:

伊点了点头,一点也勿犹豫(个)。

(4) 引进数量补语或一种情态补语,有“V 它个”的意思。如:

橡皮图章敲个五、六趟也冇没用！

做勿来末，侬学个两遍。

侬既然来了末，就坐个两个钟头再走。

我来尝尝味道，吃个两只。

让雨落个停当仔再走。

侬看伊吃个勿停。

甯两只沙发拨伊坐个适意。

甯眼个家生，让侬用用个畅，享受个足！

(5) 用在作补语或谓语的状态词语后，如：

花开得血红血红个。

侬看，馒头压了扁塌塌个，饼末压了粉粉碎个。

小菜场里个青菜碧绿生青个。

我个老婆百依百顺个。

(6) 插入重叠的动词中，表示动作短时反复进行，旧上海话多用，现已少用。如：

勿要介要紧勿煞，坐个坐再走末咪。

侬一根绳末，要缚个缚紧，当心松脱！

(7) 连接两个数量结构，表示相加和相乘。

甯点料作，5尺个7尺，共总12尺。

8只个10只是18只。

甯张纸头，7寸个5寸见方。

(8) 助词“个”进一步虚化为语气助词。

表示确实、肯定的语气，如：

甯眼馒头侬是绷绷硬个。

伊个妹妹蛮好看个。

表示申明、表白的语气，如：

我是勿会得随便拿侬个字典个。

甯点道理我懂个。

表示提醒、警告的语气，如：

甯种能个事体，侬管勿好个。

乱穿马路要轧死个！

表示禁止的语气，如：

甭搭地方勿许发出声音来个！

表示最近过去的语气，如：

今朝我看见王先生个。（相当于“来着”。）

表示让步复句的正句煞尾，如：

打纵打，骂纵骂，也拿伊没办法个。

## 2. 介 kA

引进副词性成分，构成状谓结构。如：

侬勿要心急，慢慢叫介走。

现在侬一定要老老实实听话，好好能介做人。

侬要轻轻能介走，勿好发出大声音。

这里的“介”都能改为“个”，可见“介”和“个”在此是同义相通。还可以说成“慢慢介”、“好好介”和“轻轻介”。“能”的本字即“恁”，“恁”和“介”是“这样”的意思，这里虚化作助词用。

“能介”还能合用，与“像”结合为“像……能介”，并都可省作“……能介”，如：

侬只要(像)平常能介写好了。

伊面孔冻得(像)苹果能介红。

## 3. 得 təʔ

(1) 引进可能补语，构成谓补结构。如：

侬看，我还做得起来。

甭桩生活，我勿晓得做得动还是做勿动。

勿管哪能，甭面旗子还是立得牢个。

(2) 引进程度补语，构成谓补结构。如：

侬面孔红得勿得了。

我甭趟火发得老厉害。

两个字写得一塌糊涂！

(3) 引进情态补语，构成谓补结构。如：

天浪照得锃锃亮。

地扫得干干净净。

冻得伊像个木头人。

我讲得伊交关难过。

(2)、(3)项的“得”在老上海话中经常是用“来”的。

(4) 动词后加“得”，表示主观情理上的许可。如：

甭种蘑菇吃得个。

甭能样子写，写得写勿得？

黄色书看勿得。

生水吃勿得。

现今上海话中，肯定式“V 得”已退化，基本上不用，如第一句说成“甭种蘑菇好吃个。”“V 勿得”还常用。

#### 4. 来 lɛ

引进情态补语，构成谓补结构。如：

侬看伊画来好哦？

我看伊写字写来一眼也勿认真。

引进程度补语，构成谓补结构。如：

伊两个字写来一塌糊涂！

只面孔难看来要命。

“来”在今上海话中趋于退化，偶尔听闻，如：

珠子小来真真一滴滴！

甭眼字侬排来蛮好，下趟还要侬排。

受官话影响，“来”渐为“得”取代，如：

甭眼字侬排得蛮好，下趟还要侬排。

只面孔难看得要命。

其中间过渡状态“了”(ləʔ, 用“来”的声母和“得”的韵母)、“得来”(叠用)在现今上海话中也常说，如：

甭眼字侬排了蛮好，下趟还要侬排。

甭眼字侬排得来蛮好，下趟还要侬排。

如果是形容词用“得来”和“来”带程度补语，可以把补语都省去，语意未尽，成为省略句。这时“得来”或“来”就成了“得很”一样的程度补



语,“来”须重读成一个语音词。如:

珠子小得来真真一滴滴!

珠子小得来!

珠子小来!

在上海话中区分情态补语和可能补语。

带可能补语的说法的肯定式、否定式和疑问式分别是:

伊跑得快。伊跑勿快。伊跑得快跑勿快? / 伊跑勿跑得快?

带情态补语的说法的肯定式、否定式和疑问式分别是:

伊跑了快。伊跑了勿快。伊跑了快呢跑了勿快? / 伊跑了快勿快?

伊跑得快。伊跑得勿快。伊跑得快呢跑得勿快? / 伊跑得快勿快?

空半字是语音词的分段,从语音上和语法上都能区分清楚其肯定式。

上海话老派疑问式可能补语还能说:“伊阿跑得快?”,情态补语还能说:“伊跑得阿快?”

#### 5. 脱 t'ə?

引进数量结构作补语,强调动作的量。如:

让我再吃脱一歇。

我骂脱伊两声,伊也旡没还口。

困脱三个钟头再讲。

#### 6. “介”、“来”的进一步虚化,成为语气助词。如:

“介”在句尾表示劝说、商量的语气,如:

侬倒去动员动员伊介。

侬去看看那个老阿哥介,寻寻伊商量商量看介。

“介”在旧上海话中还有多种表示语气的用法,现都已退化仅在郊区用。

“来”表示称赞、羡慕等语气。如:

那幢洋房顶漂亮来!(称赞)

伊末,已经是大老板来!(羡慕)

### 三、连动助词

#### 1. 来 lɛ

“来”用在句子的两个动作之间表示连接，是近于连词的结构助词。

(1) 使前一动作表示后一动作的方式，如：

搵点花生米要炒来吃。

肥料要用箩筐装来运。

(2) 使后一动作表示前一动作的目的，如：

敲只凳来坐坐。

写张字来挂辣墙头浪。

阿有家生来拨我用？

(3) 联系处置成分和动词，如：

伊拿印子钲来拨拉我。

拿钞票来存起来。

(4) 连接前后两件事，如：

我烧来我吃。

自家买来自家用。

日里困来夜里做生活。

#### 2. 仔 tsɿ

(1) 表示后一动作伴随前一动作后进行，如：

生活做好仔，可以去吃饭了。

巴黎去过仔，我还要去伦敦。

我饭吃仔就来。

(2) 表示后一动作随前一动作推出，如：

一点也勿睬伊仔，伊自然勿会来了。

收条留仔，就勿会出问题了。

## 四、重叠助词

重叠助词,都是嵌在两个重叠的实词之间的助词。

### 1. 个 gəʔ

用于重叠动词中,表示动作短小时内反复进行,如:

伊拿晒好个被头拍个拍,再收到屋里去。

菠菜一定要烧个烧熟,再吃。

“V 个 V”与“VV”或“V—V”不同,后者是“V 一下”的意思,前者有个短时持续(如前例)或“V 个几下”(如后例)的意思。

### 2. 啞 lo

用于重叠动词中,表示动作一下一下连续进行,如:

“不倒翁”摇啞摇,老好白相。

侬勿要脚翘啞翘,派头一落!

“V 啞 V”可以连读,也可以分读为“V 啞”和“V”,分两个语音词读时动作更为缓慢。

### 3. 记 tci

分别用于两个重叠动词后,表示动作一下一下连续进行,如:

侬作啥轧记轧记,难过勿啦!

坐要坐好,勿要一歇勿停动记动记。

“V 记 V 记”可以连读,也可以分为“V 记”和“V 记”两个语音词读,分读时动作更为缓慢。

### 4. 发 fAʔ

(1) “V 发 V 发”: 动词不及物,表示动作长时缓慢持续,如:

一个人无所事事,辣马路浪荡发荡发消磨辰光。

好好叫服服帖帖,勿要鞞发鞞发!

“V 发”和“V 发”分读时动作更缓慢些。

(2) “V 发 V 发 V”: 动词不及物或所带对象是定指的,表示较长的持续动作。如:

甪只洋钉,敲发敲发敲进去了。

画发画发,画好了一张画。

物事忒多,理发理发理勿光。

### 5. 一 ʔiɿʔ

(1) “V — V”：表示动作短时进行,是“V 一下”的意思,如:

搵点苹果先摆一摆此地,我去一去就来。

介许多麻烦个事体,让我想一想。

(2) “— V — V”：表示动作缓慢地、间隔较长地一下一下连续,如:

侬看,搵只乌龟个头,一伸一伸个,真好白相!

鼻涕一缩一缩,像瘪三样子!

“— V — V”可连读,也可“— V”和“— V”分读,分读时动作更为缓慢。

### 6. 了/仔 ləʔ/tsɿ

用在两个重叠动词之中,动作对象是定指的,表示动作在短时中完成,如:

伊敲了敲门走了。

搵张报表,伊看仔看就放下来走了。

新派上海话渐渐用“了”取代“仔”。

### 7. 两 liā

用在两个重叠动词之中,表示动作仅几下,如:

白果只要炒两炒就熟个。

侬预备好了,只要侬辣上面勾两勾,扎两只勾。

### 8. 几 tɕi

用在两个重叠动词之中,表示动作仅几下,如:

药水先要摇几摇,再吃。

只看见伊辣纸头浪划仔几划,啥一张画就算画好了?

### 9. 啊 A

用在两个重叠动词之中,表示动作长久持续,如:

我辣外头等啊等,等仔半半六十日刚刚出来!

伊拉牛皮吹啊吹,整整一夜天勿困。

“V 啊”和“V”总是分读的。

本文不讨论体助词以及与结构助词无关的语气助词。本文讨论上海话的提顿助词在句中有三个位置和拷贝式话题等问题时,参考了徐烈炯、刘丹青的《话题的结构与功能》一书中“2”、“3”两章中的有关论述。

## 上海方言的否定词和否定句

### 一

先讨论当下上海城区上海话的否定词和否定句。

否定词有 5 个：

1. 勿(又写作“弗”)[vəʔ], 单字调为阳入 $\underline{12}$ , 由“勿”开头的双音节语音词如“勿是”、“勿去”读阳入开头的双音节连读调 $\underline{11}+23$ (有时读阳去开头的连读调可读为 $\underline{22}+44$ ); 由“勿”开头的三音节语音词如“勿应该”、“勿高兴”、“勿去了”, 一律读阴入开头的三音节语音词连读调 $\underline{33}+55+31$ , “勿”的读音变为清音[ʔvəʔ]。这是老上海话“勿”乃清音声母阴入字留在现今上海话中的痕迹。现在城区未达的原上海方言区的一些地方, “勿”仍为清声母, 单字调为阴入。

“勿”的用法: (1) 否定谓词。如: 我勿到上海去。/ 个搭勿太平! (2) 构成一些固定用语, 如: “勿止”、“勿罢”、“勿及”、“勿许”、“勿比”、“勿如”、“勿论啥”、“勿见得”、“勿然介”、“勿得勿然”, 其中“勿会”、“勿要”可读成合音词[vɛ][viɔ]。(3) 用在可能补语中表示否定。如: 个种生活我做勿动。/ 今朝我跑勿快。(4) 构成“勿得”, 表示主观情理上的不许可。如: 生水吃勿得。/ 恐怖片小人看勿得。但这种用法偏旧, 现年轻人多用: 生水勿可以吃。/ 恐怖片小人勿好看。其肯定式“V得”今已不用。

“勿”在口语中除了仅仅一个关联词“不过”外, 都不读“不[pəʔ]”音。

2. 旡没[ɦm<sub>22</sub> məʔ<sub>44</sub>]: (1) 没有。表示对“领有、具有”的否定, 表

示对存在的否定。如：个本书我旡没。/屋里旡没人。(2) 不如，不及，不够，不到。如：我旡没侬脾气好。/侬来了旡没几日就要走？(3) 表示遍指的否定。如：旡没啥人会睬伊。(4) 掉，失去，不见。如：一只耳环旡没了。/伊爷娘旡没了。(5) 不能，不给。如：伊有得进去，侬旡没进去。/侬事体勿做，旡没吃！(6) 未曾，尚未。如：“我旡没包庇伊。”(7) 不。表示对对方询问的否定，相当于英语的“no”。如：“侬明朝要去苏州是否？——旡没噢，苏州我勿去。”老上海话是用“勿是噢”回答的。

3. 旡[hɿm]：“旡”字单独用的场合现今已很少，但在老上海话里是常见的。现偶用于某些双音节抽象名词前表示没有，总是与该名词合读一个语音词的，可见其惯用性和凝固化；或用在固定词组内：伊真是旡用场。/伊闹得一场旡结果。/个场戏旡啥好看。/侬为啥旡要旡紧。/伊一直旡忧旡虑。以上用例除了“旡啥”一词以外，都已在老年中使用了。

4. 非[fi]：用于从北方话来的书面语词汇里，如：“非但”、“非……勿可”、“非正式”。现在已在口语中使用，用法与普通话同。

5. 未[mi]：没有。引申为时间上的“长远”。“我要到评着教授个辰光，还未咪！”直译是“直到现在还没有呢。”意译为：“早着呢。”

这5个否定词中，“旡”已基本不用，还留在“旡啥”和一些固定用法里；“非”是从普通话来的，并非上海土词。现在在上海话中经常通用的实际上只有两个否定词：“勿”，“旡没”。

如果把上海话是非问句的“语气词”“否”(常写作“哦”，是“勿+啊”的合音)也算作一个否定词的话，则现今上海话的否定词共有6个了。

否定句：

上海方言中的否定句的用法现已与普通话相近。

1. “勿”相当于“不”，用于一般时态的否定句，表示一般否定。

如：“伊是好学生否？——伊勿是好学生。”

“讲大话个人我勿欢喜。”

2. “勿”用在“正反问”里，作一般询问。

如：“西湖个桃花侬去勿去看？”

“伊今朝来呢勿来?”

“侬自己帽子有勿有呢?”

“打个比方好勿好?”

正反问的用法经常用在单音节谓词中,有时也能用于常用的双音节谓词中。

如:“个朵花漂亮勿漂亮?”

“箇个问题侬到底研究勿研究?”

在上海话中,用“正反问”的形式在可以用点头或摇头来代替答问的“是非问句”的表达中所占比例很低,土语层和通常使用的是“V 否”形式,如:“西湖个桃花侬去看否?”“伊今朝来否?”上海话溯源来自嘉兴话,嘉兴话也是“V 否”形式。

上海话中有“上勿上”、“动勿动”、“走勿走”、“起勿起来”、“回勿回来”等“V 补”句形式,如:“车子忒轧,我上勿上了。”“我忒吃力,现在动勿动了。”“今朝辰光已经晏脱了,我晓得他回勿回来了。”(今天已经晚了,我知道他回不来了。)连读调与正反问“V 勿 V”也相同,但不会被听作是正反问,可见正反问形式还未排挤掉字面相同的动补式。

3. “勿”用在句子的某个成分里。

如:“伊玫瑰花种得勿哪能好。”

“我勿晓得伊去还是勿去。”

“勿去总归勿好。”

“我寻来寻去寻勿着小王。”

4. “勿”用在是非问句里,与“啦”合用。有时表示不太愉快的强调。

如:“侬苏州去勿啦?”

“个种能个小菜侬要吃勿啦?”

吴语中是非问句有 4 种表示法,通常一地只用其一,有些大城市杂用一二。上海海纳百川,4 种都用。这 4 种是:“侬是学生否?”“侬是学生勿?”“侬是勿是学生?”“侬阿是学生?”(注:“否”即“哦”)其中第 2 种“你是学生不?”问法最古,见于甲骨文。上海今尚有“侬是学生勿啦?”的用法,但要加“啦”字。此外,上海还用混合式,如:“侬阿是学生否?”



“夜里阿有床铺否？”

5. “勿”用在“是勿是”格式里，放在停顿后，表示确认问。

如：“伊明朝到上海，是勿是？”

“伊勿肯去，是勿是？”

这种用法，更多的场合是用“是否”或“阿是”。如：“伊勿肯去，是否？”“侬去个，阿是？”

6. “勿”用在比较句中表示逆比，有“勿比”、“勿如”、“勿及”、“勿过”、“比勿过”、“及勿上”几种用法。

如：“新办法勿比老办法好。”

“侬勿如我想得明白。”

“乘汽车反而勿及走路快。”

“我吵伊勿过。”/“我吵勿过伊。”

“拉技术浪我总归比勿过伊拉两家头。”

“说死话阿拉及勿上伊。”

“我勿比伊高。”也能说“我既没伊高。”

7. “勿”与“要”合成相当于普通话的“别”。

如：“侬勿要相信伊。”

“勿要乱踏草地！”

“既没”在否定句里的用法是：

1. “既没”用在名词前，否定有该人物或事物。

如：“教室里既没伊。”

“金鱼缸里既没鱼。”

“今朝既没啥吃。”

2. “既没”用于谓词前，表示实现体的否定形式，相当于“未曾”。

如：“阿拉饭侬既没吃过。”

“今朝电影根本既没放。”

3. “既没”用于实现体问句的答句前表示否定。

如：“侬考试通过了否？——既没，我差一分及格。”

“侬饭吃过了否？——既没噢，到现在肚子还饿辣海。”

“侬买了一只电视机是否？——既没噢，我既没买。”

4. “旡没”单独用在一般是非问的答句前,表示否定,但仅用于过去发生的事。

如:“侬昨日看电视大概看到 11 点钟否? ——旡没,我看了个通宵!”

“侬刚刚来个是否? ——旡没噢,我 2 点钟就来了。”

但是,在将来发生的事和一般用“是”作谓语的判断问句后作答,只能用“勿是”,不能用“旡没”。

如:“侬是大学教师否? ——勿是个,我是中学教师。”

“侬吃过饭再走是否? ——勿是噢,我现在就走!”

在老上海话里,没有此种“旡没”的用法,以上的例句都只能用“勿噢”或“勿是”来回答。

5. “旡没”在虚拟的表示意愿的句子里,可以表示“不可以”和“不给”的意思。

如:“个点山楂,侬有得吃,伊拉旡没吃!”

“啥人讲拨侬看个? 旡没看!”

上海方言中原来是极少用“双重否定句”的,现在受普通话书面语的影响,少数场合也能说双重否定句。如:“我恨得非打伊两记勿可。”“我想伊勿会勿来个。”只有在表达对比意义的惯用形式里较常见,如:“勿 V 勿……,一讲……”形式:“勿讲勿晓得,一讲倒也明白了。”但这种“双重否定”不包括一个句子是在不同场合下各用否定词的情况。如:“勿讲伊是勿晓得个。”

## 二

下文讨论“上海方言区”(以原有的阳平调 22 为标志)中的今城外郊区和 150 年前今城区地域的否定词和否定句。

老上海话里“勿”读阴入,声母是无擦通音[ʔv],它与[v]的对立,有好几本外籍传教士的著作中是与鼻音、边音声母(如[ʔm]与[m])一样记成两套。“勿”的用法大致与新上海话相同。“勿[veʔ]”表示一般的否定,如:“忒勿像样。”(黄 75 页)“今朝勿是礼拜日。”(黄 49 页)“勿大

靠得住。”(黄 77 页)老上海话中“勿”偶尔也可表示“没有”的意思,如:“起先伊拉要求公司加一成工钱,勿得着公司答应。”(布 138 页)今无此用法。

“勿见得”和“勿碍啥”是两个常用固定词组。如:“看起来今朝雨勿见得停。”(布 7 页)“枇杷要拣顶大个买,价钱大点勿碍啥。”(麦 112 页)今也用。

100 年前的上海话,是非问句通常是用与嘉兴方言、松江方言一脉而来的“V 否”。但由于上海地处“阿 V”和“V 否”两大片之交,因此在 1908 年上海土山湾出版法国传教士作的《土话指南》中已记到个别的“阿 V”句,如“阿是”、“阿晓得”。在 1862 年英国传教士麦高温的《上海方言习惯用语集》中记到少量的简单的正反问形式的是非问句。在《土话指南》中记到是非问反问句用“么”。

如:“有介事个。阿是阁下要想租呢啥?”(土 13 页)

“今年打拉个米,阿是比旧年多点?”(土 31 页)

“听见之箇个房钱,像煞嫌伊太多。阿晓得,箇座房子,是顶好个。”(土 14 页)

“市面上茶叶多勿多?”(麦 25 页)

“挪荡烙铁有勿有?”(麦 89 页)

“我还依拉个行情买勿买?”(麦 31 页)

“自家肯用心,学问还怕有啥勿进境个么?”(土 8 页)

老上海话里“旡”用于否定名词,原先不能用于谓词前。

“旡 m[m̩]”可直接连接名词,如:“价钱买来忒大仔旡主客个。”(麦 35 页)今不能直接连接名词,要用“旡没”,如:“价钱卖得忒大是,旡没顾客个。”

“旡”与一些名词构成几个固定惯用结构,连读成一个语音词:“旡话头”:没什么说的。“我搭伊旡话头。”旡样色:式样不好。“第件衣裳做来旡样色。”(麦 79 页)“无叫处”:没处叫。“想叫两个耘稻个,无叫处。”(松 253 页)“无用头”:没有用。“箇块地皮,无用头个。”(土 9 页)“旡钱旡地”:“有个人家旡钱旡地,担棺材摆垃屋里。”(麦 116 页)这样的成语还有“旡形旡踪”、“旡忧旡虑”、“旡亲旡戚”(艾 143 页),还有

“不知道”称“旤数”，“非常”称“旤做”。今都必须用双音节的“旤没”，与后面的名词构成两个语音词：“旤没话头”、“旤没样子”、“旤没叫处”、“旤没用场”、“旤没钞票旤没地皮”。如：“想叫两个耘稻个人，旤没叫处。”“旤块地皮，旤没用场。”“旤数”、“旤做”都已不用。

旤啥 msa[msa]：没什么。“我租拉侬个亲眷。——固是亦无啥。”（土 13 页）“第个海带旤啥消场。”（麦 29 页）“无啥法子。”（松 6 页）“叫几个人拉挽豆，无啥几个。”（松 253 页）相对的是“有啥”：“有啥利啞勿利？”（土 26 页）今通常作“旤没啥”，带宾语时“旤啥”也用。

旤得 mte[mtɛ?]: 没有。即“旤没”，然是“旤没”的早期形式。如：“中国盆碗上个山水啞花卉旤得英国能个细腻。”（麦 99 页）“随便伊担啥，我无得勿肯个。”（土 31 页）“呵，第搭再好无得，灵魂好，肉体也好，样样好。”（松 297 页）今用“旤没”。

旤得啥：没有什么。如：“第口书橱旤得啥抽头个。”（麦 113 页）今作“旤没啥”。

旤没 m meh[mɛ?]: 没有。是最多用的。如：“第幅小照再像旤没。”（麦 118 页）“固是再好无没者。”（土 16 页）“旤没”在开埠以后的上海话里一直只能在名词性词语前表示否定。到 1928 年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中已在用于谓词前的表示“未曾”意义的一栏中记有“旤没”和“物曾”两个（赵 103 页）。1942 年版的黄在江著的《ポケット上海语》中，有：“旤没吃过。”（黄 38 页）“我旤没带来。”“我旤没搭伊碰头过。”（黄 39 页），现今在城区“勿曾”已淘汰，都用“旤没”表示“未曾”义，如：“旤桩事体我旤没告诉伊。”进而现今上海话中已把过去表示对对方说法否定的“勿是”或“勿”（相当于英语的“no”）也说成“旤没”，而不再用“勿是”，如：“侬昨日看电视看到半夜 11 点钟是否？——旤没噢，我看到 1 点钟。”

旧上海话有现在完成时态，其否定式用“勿曾”。其问句形式用“V 拉没”或“V 阿没”，“没”也写作“末”。“末”在 19 世纪末写作“蛮 [mɛ]”，韵母元音上有鼻化音，像当时的大部分咸山摄字的读音。笔者认为，“蛮”是“勿曾”两个音节的合音字，声母与不少微母字如“物事”的“物”一样为“m”，韵母已成鼻化音。20 世纪 30 年代法国传教士布尔其

瓦的《上海方言课本》中的一句例句,其中对“未”的注音,其声母也是“m”：“还未 e mi[e mi]拉哩。”(布 334 页)“未”、“物”都是微母字,上海话至今“味”、“尾”、“问”、“蚊”仍读“m”声母。另一旁证,如：“你吃过饭了吗?”在宜兴、常州都说成是：“你吃过饭文?”“文[vəŋ]”就是“勿曾”的合音。(钱乃荣,1992a,1044—1045 页)上海与宜兴、常州的疑问形式都和《金瓶梅》的完成体问句一样,用“V 了不曾”形式。

如：“饭侬吃阿末? ——我勿曾吃。”

“侬回信收到拉末? ——我勿曾收到。”

“枕头衣啫被单净好拉蛮?”(麦 42 页)

“我叫侬买个物事买拉蛮?”(I told you to buy some articles, have you bought them? 麦 53 页)

“侬早饭吃过蛮?”(Have you breakfasted? 麦 52 页)

“现在寄来伊买个货色还勿曾到。”(麦 28 页)

“账还清拉没?”(土 25 页)

“阿”是“拉”失落声母形成的,今上海郊区较多读作“阿”音。“拉”在句末表示“动作状态的延续”。肯定形式为：“我饭吃拉哉。”“哉”在句末表示“当下实现”。因此上句为上海话的现在完成时态句子,说的是事件动作到现在完成。“V 拉蛮”即“V 了不曾”,上海话必须用在句末,这类句子动词的对象都前置。

100 年前西方传教士写的上海话著作,现今在城区尚未到达的原上海方言区的东西南北郊区的老年人,都是“V 拉末”问法。在上海方言区西部的松江方言区内也是如此。

在上海的淞南以北、葑塘以西,是嘉定方言区。在嘉定方言区里,表示实现体的否定形式是用“勿曾”的合音[ʔvin];疑问形式是：“阿曾 V”,“阿曾”读合音[ā]。如：“侬饭阿曾吃?”

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话受苏州话和嘉定方言区宝山话、嘉定话的影响,疑问式和否定式一度用“阿曾 V”和“勿曾 V”,同时一般时态句用“阿 V”和“勿 V”。

如：“侬饭阿曾吃? ——我勿曾吃。”

“侬阿欢喜伊? ——我勿欢喜。”

这种用法依然保留在今上海城区某些孑遗的老上海口中，或用在语言相对滞后的上海说唱、滑稽或沪剧中。

老上海话也有双重否定句，如：“好多回估货，无得一回勿折本个。”（土 51 页）今也如此：“好多次估货，既没一趟勿折本个。”

由此可见，老上海话从广义上看，否定词有“勿”、“既”、“既没”、“既得”、“勿曾（蛮、末）”、“否”、“么”、“未”8 个。

## 上海方言中的虚拟句

陈述语气和虚拟语气是普通语言学中常见的一对概念。英语的虚拟句用了各种形式标志使其在表达上区别于一般陈述句，汉语里有没有这两种语气在表达形式上的对立？我在写《上海语言发展史》的时候，从找到的大量历史语料中，发现在上海方言中同样存在着陈述语气和虚拟语气在句法形式上的对立。陈述句表现的都是现实中发生的事，虚拟句表现的是可能会发生的事，它主要表现在上海话的假设句、条件句、祈使句、疑问句、意愿句、可能句中，用来表示说话人所说的话在说话时并不是一个事实，而只是一种愿望、假设、怀疑、建议、猜测、可能、祝愿等。

与英语相同，上海方言用于表达虚拟语态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用同一形式在虚拟句和直陈句中表达不同的语义，如英语中的“would”在现实陈述句中是过去将来时态的第二、三人称助动词，但在虚拟句中则在各种人称中表示过去时间的“愿望”、“意志”等，或者在现在时间里表达婉转的“意志”、“请求”等；另一种是用与陈述句不同的语法形式或句式表示与陈述句不同的虚拟含义，如英语“If I were you, I should go.”表示与现在事实相反的条件和结果，又如用“May you be happy.”的句式表示“但愿”。上海话也有这两种情况。比如上海话中的“仔”在陈述句中是实现体的体助词，但在虚拟句中则表示假设将来发生某事；又如上海话用不设主语的兼语句式“祝侬称心如意”表示“但愿”。我在下文中的例句多数引自19世纪中叶的上海话，也有的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话。在现今的新上海话里，不少形态正在衰退，换用别的词汇形式表达，这说明上海话在继续向孤立语发展。下面分述上海方言中的虚拟语态。例句后用括号注明引自某书某页，有的接

着用不加引号的句子作普通话翻译。

(一) 陈述句中表示实现体的体助词“仔”，在虚拟语态中表示将来行为趋势，或带假设话题。

在表达现实中的陈述句中，体助词“仔”(又写作“之”)表示句子的事件必须在说话前或某参照时间之前实现或完成，相当于普通话的“了”。如：“箇个人就到衙门里去，担侬舍弟告之一状。”(土 82 页。这个人就到衙门里去，把我的弟弟告了一状。)  
“到明朝早上起来，晓得贼偷之物事者。”(土 77 页。到明天早上起来，知道被贼偷了东西了。)用在“VC”后，如：“拿着之笔，七搨八搨，房子者，火轮船者，搨来有点因头个。”(松 295 页。拿到了笔，东涂西涂，房子啊，轮船啊，画得有点儿来由的。)“仔”也能用于虚拟句中，“仔”的语法意义与在陈述句中完全不同，事件均未发生，不可能“已经实现”和有“实现过程”，而是：

1. 表示事件将来发生和落实。句子表述的事件在说话之后发生，到落实并没有参照时间。如：“格末十两银子，侬担来称一称啫，一齐换之现钱末者。”(土 91 页。那么你们拿十两银子称一下，一起去换现钱吧。)  
“箇个银子，换拨拉侬之罢。”(土 90 页。这个银子，换给你们吧。)  
“跑堂个钱，搭之戏钱，明朝依去拨之末者。”(土 119 页)  
“担银子啫衣裳，领之出来，一齐担去，送拨拉伊个姊妹之。”(土 78 页)  
“铜钱放拉身边，随手要用脱之个，勿如存拉帐上罢。”(松 301 页。钱放在身边会用掉的，不如存在账上吧。)今老派仍用“仔”，如：“葛末侬一道换仔钞票好啫。”年轻人和大部分中年人“仔”失落，如：“葛末十两银子，侬拿来称一称，一道去换现钱好了。”“铜钱放拉身边，随手要用脱个，勿如存拉帐浪好啫。”“仔”在这儿的虚拟用法失去，虚拟语气已由语气助词“好啫”或“好了”来承担。或者用表示将来的副词“要”来替代“仔”，如上面书上的例句“随手要用脱之个”已经是“要……个”和“之”的同义叠用过渡形了，再早可以说“随手用脱之”的，即“铜钱放拉身边，随手用脱之，勿如存拉帐上罢”。

2. 带假设话题，表示假如有此回事出现，或表示与现在事实相反的条件和结果出现。如：“砚台上墨勿要忒浓，浓之搨勿开，也勿要忒淡，淡之要化。”(松 297 页。砚台上的墨不要太浓，如果太浓就涂不开



来,也别淡了,淡的话要化开来。)“比方侬做仔东家,亦要动气唔?”(麦 58 页。If you were master would you not also be angry.)“斤两轻仔,担去退还。”(麦 70 页。要是分量轻的话,拿去退还。)“我勿相信坐轿子,因为我坐之轿子,就要头眩。”(布 32 页)“价钱买来忒大仔既主客个。”(麦 35 页)后来北方话书面语的关联词语进入上海话,说成:“要是价钿买了忒大,既没买个人个。”在转换替代之间也存在两者叠加的过渡形式,如:“要是价钿买了忒大仔,既没买客个。”今还在上海话中使用。

3. 与“过”连用:表示假设有过此事。如:“诸位来买过之一趟,就晓得有意想勿到个便宜。”(布 151 页。诸位如果来买一次的话,就知道有意想不到的便宜。)此句在动词前已有表将来含义的“来”,与表示假设的“之”叠加,原来也可说成:“诸位买过之一趟,就晓得有意想勿到个便宜。”今往往用有假设意义的关联词“个闲话(的话)”等代“之”,如:“诸位来买过一趟个闲话,就晓得有意想勿到个便宜。”

4. 带条件分句,表示具有某种的条件。如:“箇是年纪忒小,总要十一二岁之末,学起来容易点。”(松 295 页。那不行,年龄太小,总要到十一二岁,学起来才容易些。)“隔两日,让我寻着之,我亲自送到宅里来罢。”(土 46—47 页)“总要”已经是用副词表示了“条件”,上例已是“总要”和“之”叠用的过渡形式,更早一点句子形式是:“箇是年纪忒小,十一二岁之末,学起来容易点。”这句话现今也说,“之末”直接表示假设条件的将来落定。

(二) 存续体助词“拉”在虚拟句中强调将来事件要去做。

在陈述句中,“V 拉”表示存续体,表示动作发生后其状态在延续或存在。如:“伊听见之,就记拉。”(麦 98 页。他听到后,就记着。)“厅堂上一个人,手里担之一个包裹啫坐拉。”(土 21 页。厅里有一个人,手里拿着一个包裹坐在那儿。)“拉”也能用在动词的结果补语后:“皮用竹头撑开拉,日头里仔啫晒干个。”(麦 114 页。皮用竹子撑开在那儿,在太阳底下,所以晒干的。)“V 拉”和“哉”合在一起,构成“V 拉哉”,在陈述句里表示现在完成时态,表示句子的事件延至当下完成。如:“一百块洋钱我已经收拉哉。”(麦 51 页。I have already received one hundred

dollars.)“小囡晒起拉哉。”(麦 52 页。The child has gone to sleep.)但是“V 拉”、“V 拉哉”都可用于虚拟句,表示将来意义。

1. 表示对将来行为的强调和预认。通常要与“要”联用。如:“修补第只船银子要费脱大拉。”(麦 84 页。修补这条船要花费很多银子。The expense of refitting this ship will be very great.)“蜡烛火要吹隐拉。”(麦 39 页)“第间房子里物事要出空好拉。”(麦 40 页)“我起码要到八点钟到拉。”(布 222—223 页)又如:“上海城里我要明朝去拉哉。”在这句话里,“拉哉”不再是表示“现在完成”,而是表示对未来行为的确认,现今上海话这样说:“上海城里我要明朝去拉海咪。”比起“上海城里我要明朝去”来,加上了此话的确认义。

2. 表示祈使义,表示必须准备好接受某动作的意思。如:“听好拉!一定有旨味个。”(土 97 页。听着!一定有滋味的。)\*“听拉,一命之荣,称得,两块竹片,拖得。”(土 98 页)“再去通知各个典当叫伊拉留心好拉。”(布 118 页)

(三) 经历体助词“过”在虚拟句中表示重新再来一次。

体助词“过”在陈述句里表示事件已完成并与参照时间已脱离。如:“侬早饭吃过蛮?”(麦 52 页。你早饭吃了没有?)“迪只台子揩过末?”(黄 62 页)“我读过十七年书。”(黄 65 页)还有表示“过去以后”的用法,如:“后来骚老子死过,骚娘招了刘打鬼来家。”(《何典》。后来骚老子死了,骚婆娘招了刘打鬼来家。)

但“V 过”在虚拟的未来行为中则表示“再重复一次”、“重新”的意义。如:“菜忒生哉!——烧过端来。”(菜忒生了!——重新煮了端来。)现今的上海话“过”的这个形态意义减弱了,于是用副词来补足,说成:“重新烧过端来。”或“再烧过端来。”年轻人进而把“过”再丢落,“过”的形态完全被副词代替,空位可被“了”代替,如:“重新烧了端来。”“再烧了端来。”现今中青年基本上都已用后两句说法。

(四) 虚拟行为用“V 脱仔”、“V 脱伊”、“V 伊”特殊形式表示。

在一般陈述句里,“脱”附着在“V”后表示事件的结果,指的都是以前发生的事。如:“灯火隐脱哉。”(麦 53 页。灯火熄了。)\*“眼睛一杀一样物事勿见脱哉。”(麦 189 页。眼镜一眨,一件东西不见了。)\*“发条断

脱哉。”(麦 102 页)

1. “脱”在虚拟句中构成“V 脱仔”形式,表示动作未来趋向。如:“手骱跌脱仔可以上。”(麦 117 页。手关节脱臼以后可以上上。)  
“第块壁有点摇动,要拆脱子啫再砌。”(麦 91 页)用上“V 脱仔”,句子一定是未然形的。

2. “拿……V 脱仔”,用于祈使句,表示要求进行某一行为。如:“场上个乱柴,拿粪箕来畚脱之。”(松 255 页)  
“插个二三日,拿个桃树个头截脱之,乃末拿来接。”(松 274 页。插它二三天,把那桃树的顶芽截了,然后拿它来接。)

3. “V 伊 V 脱”或“V 脱伊”,表示命令、驱使实行。“伊”在陈述句里是第三人称单数,然用于虚拟句中,充当虚化的论元共指成分。如:“因为井水太阴,花容易死,后来只管要浇水,勿要放伊干脱。”(松 268 页。接下去一定要浇水,别使它干了。)这里的“伊”复指“花”。  
“花啫长者要摘脱点正头,花头啫勿多,正头也可以勿要去摘脱伊。”(松 267 页。长的花要把顶芽摘掉一些,花芽如果不多,也可以不去摘顶芽。)又如:“管子拿伊拆脱!(拆掉管子!)”  
“掰眼钞票用脱伊。(用掉这点钱。)”有了“伊”作论元共指,一定是未然形的表示祈使的句子。

4. 用“伊”复指话题,后接动词短语,总是表示虚拟语态。如:“马放伊到草地上去吃草。”(麦 43 页)  
“刻字店里每干字刻伊要几钱?”(麦 108 页。刻字店里刻一个字要多少钱?)  
“箇个学生子,神父应当赏赏伊。”(松 315 页)又如:“侬个朋友叫伊来。”  
“旧书卖伊勿合算。”

以上 4 种形式,只能用于虚拟句。

(五) 在虚拟语境中,句子使用“STV”(又称“SOV”)等句式。

在一般陈述句里,上海话通常使用“SVO”句式。如:“我买了两本书。”  
“伊垃拉吃中饭。”

1. 是非问句。如果有受事成分或处所成分,是非问句都用 TV、STV 或 TSV 句式。如:

TV 句:如:“要端正种花,空地有否?”(松 264 页。要准备种花,有空地吗?)这句话,“空地”为 T(topic),“有”为 V。又如:“饭吃得落唔?——吃勿落。”(麦 28 页)  
“折头有哦?”(黄 36 页)下面三句是完成

体问句：“票子上收印，打拉没？”（土 87 页。在票上打了收印没有？）“回音来拉末？”（黄 44 页）“上个月个工钱用完拉末？”（黄 63 页）

TSV 句：如：“厚底鞋子，侬喜欢着个唔？”（麦 86 页。你喜欢穿厚底鞋子吗？）这句话，“厚底鞋子”为 T，“侬”为 S，“喜欢”为 V。又如：“伊块地方生意好做唔？”（麦 28 页）“第个疔疮，侬用过歇啥个药？”（麦 117 页）

STV 句：如：“侬卡片有哦？”（黄 36 页。你有卡片吗？）这句话，“侬”为 S，“卡片”为 T，“有”为 V。又如：“第根绳粗细正好唔？”（麦 7 页）“侬爷娘有哦？”“侬铜钿带来哦？”（黄 44 页）在“日语”、“国语”、“上海语”三对照的《中日会话集》里，国语“您抽烟吗？”对应的上海话是“侬香烟吃否？”（丁 68 页）国语“用过饭了没有？”对应上海话“饭用过吗？”（丁 62 页）“你爱打猎吗？”对应“侬打猎相信否？”（丁 69 页）又如：“第个小囡痘子种过歇拉蛮？”（麦 118 页。这个小孩种过痘了没有？）这句是完成体的疑问式。STV 句形式现今仍普遍用，如：“侬饭吃过哦？（你吃了饭了吗？）”“伊搨部片子看了哦？”

20 世纪 40 年代以后，是非问句中开始受北方话影响，上海话是非问句已开始有用“VO”、“SVO”的形式。如今虽然“TV”式仍占上风，但也有“VO”形式的句子在口语中出现，如：“要准备种花，有空地哦？”“侬欢喜穿厚底鞋子哦？”“侬吃过饭了哦？”

2. 正反问句。上海开埠时少量出现的正反问句一定是 TV 句或 TSV 句，受事对象都在句前做话题语。如：“我还侬拉个行情买勿买？”（麦 31 页。我还你们的价，卖不卖？）这句话，“我还侬拉个行情”为 T，“买勿买”为 V。又如：“第种能个货色侬荡有勿有？”（麦 31 页。你们那儿有没有这种货？）“市面上茶叶多勿多？”（麦 25 页）“第个裁缝手脚好勿好？”（麦 78 页）用在经历句中，如：“伊个人去过勿曾去过？”（麦 52 页）用在小句里，如：“小姐肯拨勿肯拨，丈人丈婆做主。”（麦 127 页）现今正反问句在是非问中所占比例已比以前高，“V 勿 V”已经经常出现在“VO”句中。如：“侬搨搭有勿有搨种货色？”

以前带“呢”的正反选择句也用 TV 句，如：“诗堂要加呢勿加，预先说定。”（松 309 页。要不要加诗堂，预先说定。）“侬仔细想想看，倘然实

介,自己身分对呢勿对?”(松 313 页)“跟之镰车一淘动身,就此啉免脱箇个大难,想想看,险呢勿险?”(土 75—76 页)“侬一淘到庄上领银子去,看伊假呢勿假?”(土 85 页)“问声别人看,我吃呢勿曾吃?”(土 97 页)现今不用“呢”,如:“侬仔细想想看,假使甭能,自家身分对还是勿对?”但不能改为“VO”句。如果要用“呢”,则要用反义词表达,如“假呢真”、“对呢错”、“多呢少”、“走呢留”,多用于形容词相对,如:“如果甭能样子,侬自家身分对呢错?”近年来也用得少了。

3. 拷贝式话题的问句。这里的拷贝式,是指动词重复一次,都用 TV 句。如:“读书读过歇几年?”(松 295 页。读过几年书?)“读书”为 T。又如:“写字写得好否?”(松 295 页)“还有配套子箇部书,配好没?”(土 48 页)现今经常如此用,然又常用非拷贝式,如:“书读过几年?”

4. 如果用 SVO 形式,须化成小句而用“是否”、“好否”问。如:“阁下就是何二老爷是否?”(土 5 页。您就是何二老爷吗?)“府上住拉城里是否?”(土 1 页)“除出之我登拉几间以外,剩拉多化,求阁下替我招租好否?”(土 13 页)“教教我好哦?”(黄 93 页。即“能不能教我一下?”)“下个月还拨侬好哦?”(黄 93 页)“SVO, V 否”形式的句式也有派生,如 20 世纪 40 年代的:“迪个送拨侬,要哦?”(黄 54 页)现今基本上也如此,“侬住拉对马路,对哦?”“我买新一点个,可以哦?”但如是短句子,现今已可变为“SVO 否”句式,如:“侬就是何二哦?”“侬好教教我哦?”“好下个月还拨侬哦?”

5. 特指问句。150 年前特指问句也常用话题语,常用“TSV”和“STV”句。如:“侬厨师做仔几年哉?”(麦 36 页。即“侬做了几年厨师了?”)“第个帽子侬几化铜钱买个?”(麦 87 页。即“你买这个帽子多少钱?”)“今年丝色比往年那能?”(麦 23 页)“丝现在买啥行情?”(麦 23 页)“第只船行到英国约归几日?”(第 21 页)今除了仍可用此说法,如:“侬书买了几本了?”多用 SVO 形式,说:“侬做仔几年厨师了?”“侬买甭个帽子几化铜钱?”“甭只船大约几日开到英国?”“侬买了几本书了?”SVO 形式用于问句是从特指问句中先突破的。可能是“数量”加“名”的结构先于建立稳定结构的缘故。

6. 表示意愿的否定句。受事成分也要前置,用 TSV、TV 句。

如：“第种能个帽子我勿爱带。”(麦 87 页。我不爱戴这种帽子。)  
“第个物事我勿要买。”(麦 3 页。我不要买这东西。)  
“有小铜钱个我勿要，要兑双段个。”(麦 111 页)  
“第个是老光眼镜，我带勿对个。”(麦 112 页)  
“我要买干个炭，着水炭勿要。”(松 108 页)今常用也如此，但也已有改为“VO”式的，如：“我要买干个炭，勿要着水炭。”  
“我勿欢喜戴种能个帽子。”  
“我勿要有分头个。”

7. 能愿语态句。对自己愿望或可能的虚拟表达，也用 TV 句。如：“第个生活会做唔？”(麦 7 页。会做这活吗?)  
“阴凉点末，夜快浇一回有者。”(松 267 页)  
“刻字司务，刻花会刻个否？刻花勿会刻个。”(松 123 页)从 20 世纪 30 年代起，已开始有 VO 句式，如：“堂里应当要干净个，所以勿可以痰吐开来，果子皮佬壳甩开来，圣堂里向勿可以吃物事。”(布 85 页)现今已常用“SVO”句，如：“会做种个生活否？”也保留 TV 句的说法。

8. 祈使句。用 TV 句，须带补语。如：“绒单上个蓬尘拍脱点！”(麦 9 页)今已能说：“绒单上拍脱点灰尘！”  
“拍脱点绒单上个灰尘！”

9. 表示意愿的“要”字祈使句。用 TSV 或 TV 句。如：“早晨头房间侬要收作。”(麦 41 页)  
“第个物事我勿要买。”(麦 3 页。我不要买这东西。)  
“担去净个衣裳侬要点一点。”(麦 41 页)  
“被面子要买有花朵个。”(麦 9 页)  
“衣裳要净得漓漓。”(麦 41 页)  
“里外房子要打扫打扫。”(麦 38 页)  
“第块壁上齷齪要粉刷粉刷。”(麦 90 页)受事成分作话题的句子，现今两种表达法已经都用了。如：“早晨头房间侬要收作。”  
“早晨头侬要收作房间。”  
“种个物事我勿要买。”  
“我勿要买种个物事。”

10. 带趋向等补语的句子。是虚拟语态的，都用 TV 式。如：“伊张纸头拾起来。”(黄 43 页)  
“货色堆起来。”(黄 84 页)  
“衣裳着起来。”(黄 84 页)今主要也用此形式，但也可有限地用 VO 式，如：“着起衣裳来！”

11. 在 TV 后加“快哉”，表示即将发生的事件。如：“三刻到快者，小菜齐好拉末？好快者。”(松 236 页)  
“领头要用着快者。”(松 111 页)  
“V 快”是即将体的基本形式，相当于普通话的“快 V”。但是后来发展为动词前要加上表示将来的“要”，与“V 快”一起联用，如：“旧年我听见

话：伊个官要坏快者。我勿那能相信。现在倒真个坏者。”(土 55 页)  
“主教要到快哉，侬去登拉钟楼上望拉。”(布 83 页)再接下去变为用  
“要”而不用“快”，如：“三刻到快了。”>“三刻要到快了。”>“三刻要到了。”表示将来的“要 V”包含了即将的含义，不过与“V 快”语义有些差异，须加上副词“马上”才与“V 快”对当：“三刻马上要到了。”“V 快”的用法一直用到现今，“哉”已变为“唻”或“了”。如：“火车开快唻。”但年轻人已少用。与表示将来的“要”(我要到苏州去)联用成了主要的形式，如：“辰光要到快了，阿拉好走唻。”或者说“辰光马上要到了，……”又出现了“VO”形式，如：“快要用到头了。”

以上 11 项，都是虚拟句，它用“STV”、“TSV”的句型，与一般陈述句的“SVO”句型相区别。但是，主要是受了普通话的影响，在近几十年来，在上海话中，纷纷出现了频率较低的“SVO”形式。这说明，虚拟句的特殊表现形式今在消退中。

#### (六) 虚拟前提，都用提顿助词提出话题形式表达。

凡是普通话中表示虚拟意义的假设分句、条件分句，在上海话中原来都是用助词提顿虚拟话题的形式表达的。笔者的《上海话语法》(1997)和徐烈炯、刘丹青的《话题的结构与功能》(1998)都论及，下面详论。

1. 条件话题，用“末”提顿。如：“等伊再勿用心末，告伊跪之啫画。”(松 314 页。等他只要再不用心，就叫他跪着画。)  
“木行要大本钱末，开得起。”(麦 110 页。木行只有用大本钱，才开得起。)  
“不过，学之稿子末，好学油画。”(松 296 页)  
“圣像画来好末，最是动人个热心。”(松 316 页)  
提顿助词“末”在此引进条件。现今的上海话也用旧式，新式是转用书面语的关联词语来表示条件关系，如：“木行只有要本钱大，再开得起。”“不过，只有学了稿子，再好学油画。”

2. 假推话题，用“末”、“仔”、“是”、“啫”提顿。这是虚拟假设推论复句。最多见的是用“末”、“仔”、“仔末”提顿话题，如：“一干子担勿起末叫干人来相帮。”(麦 40 页。要是一个人拿不起，就叫个人去帮忙。)  
“侬居去末，叫个替工来。”(麦 40 页。如果你回去，叫个替工来。)  
“侬来末，我候侬。”(丁 253 页。要是你来，我就等你。)  
“来末，一道来。”(丁

254 页。来的话一起来。)“要末拿去,勿要末拉倒。”(黄 41 页)“假使侬用个货色勿照末,拨我看起来之,我完全要叫侬拆脱佬换个。”(布 195 页)“钟头到之,叫我一声。”(丁 256 页)“坐之依开个汽车末,恐怕要触眉头。”(布 37 页)“买好之末,早点转来。”(松 265 页。如果买好了,就早点回来。)“开幕日脚到之末,请诸位过来参观参观。”(布 150 页)

假推提顿还能用拷贝式。如:“要末要,勿要末拉倒。”(黄 54 页。如果要,就要;如果不要,就拉倒。)“要用末,用眼胶水来研和之,就好用者。”(松 302 页)“保人是总要个,自家寻得着否佬?——寻是寻得着个。”(土 14 页。……如果去找,能找到的。)

假推话题也能用“是”、“佬”提顿,如:“依早一点通知是,我昨日好来了。(你早点通知的话,我昨天就可以来了。)”“我是依佬,老早去咪!(我要是你,早就去了。)”“等伊再用心点佬,望神父赏一尊圣像拉里伊。”(松 314 页)“万一佬有个一个蚊子拨伊飞进来之,我可以射一射杀蚊虫药水,或者点一眼蚊香,好哉。”(布 183 页)

现今的上海话也用旧式,不过“仔”变为“了”,如:“勿好忒热忒冷,热了要爆脱,冷了转勿动。”新式是改用“假使……就”、“如果……就”、“要是……就”、“……个闲话,就”等新关联词语,如:“要是买好了,就早点回转来。”“假使依回去末,叫个替工来。”“我是依个闲话,老早去咪!”“万一一个话,有个一只蚊子拨伊飞进来之,……。”

上海话原来用提顿助词可以区别“可能实现的假设”(用“末”、“仔”或“是”)和“不可能实现的假设”(只能用“末”或“是”,不能用“仔”)。如:“明朝勿落雨仔,阿拉就到公园里去。(如果明天不下雨,我们就去公园。)”“昨天旣没落雨是,阿拉就到公园里去了。(如果昨天没下雨,我们就到公园去了。)”现今都用“如果……就”,在形态上就分不出这两种区别,只能从时间词等方面去加以区别。

在助词被连词渐渐更替时,常见新旧叠用的形式,表现了过渡中的现象。如“倘使……末/若使……末 /倘然……之末/倘使……佬/假使……末”：“倘使有人来游花园末,勿好看。”(松 264 页)“倘使市面勿好末,慢慢教看风头咯再话吧。”(影山 101 页)“若使要末,来担。”(麦 59 页)“倘然弄坏脱之末要赔个。”(黄 155 页)“假使冷天做起来末,灰



沙喀啥要冰胶。”(布 190 页)“假使铜钿收勿着末那能?”(黄 156 页)“若使虚话啞骗人,拨人看穿破之,自家坍塌。”(土 3 页)“若使平常落下来果子啞勿多,让伊落拉地上歇。”(土 34 页)直到现今,还常听到这种混杂现象,如:“假使侬来末,我就等侬。”

3. 连贯分句,用“末”、“是”、“仔末”提顿以后发生的事。如:“讨之来末,就要种个。”(松 265 页。要来以后,就要种的。)“花秧活之末,要浇点清水粪。后来末,只管要拔拔草。”(松 267 页)“顶头摘脱之末,让伊甯开来。”(松 267 页)也能换用“是”。现今也能用旧式,新式是用“(了)以后”,或不用词,呈流水句,如:“讨来以后,就要种个。”如:“花秧活了以后,要浇点清水粪。”“顶头摘脱,让伊甯开来。”

4. 让步话题,用拷贝式“V 做 V”表达。如:“小坭干,强做强勿要,一碰就坏个啞。”(松 310。小泥干儿,即使再便宜,也不要,因为一碰就坏的。)“着之迭件大衣,冷做冷个天,勿冷个者。”(丁 292 页。穿了这件大衣,即使很冷的天,也不冷的了。)“本事大做大,机会勿好,也勿成功个。”(丁 291 页)“就是后首用心做用心,画出画来总勿得法。”(松 317 页)最后一句,已经是“就是(即使)”与“V 做 V”叠用大句子。现今上海话仍用拷贝式。也作“V 纵 V”,如:“任务重纵重,也勿叫声苦。”“骂做骂,打做打,拿伊旣没办法!”但是更多的是被“即使……也”替代,如:“奈是懊恼也来勿及者。”(丁 288 页)“即使伊反对,我也要去。”“再跌,也跌勿过 5 元了。”“即使是老朋友,也是亲兄弟明算账。”

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上海话的虚拟假设话题句,在 150 年中逐渐被一套与普通话大致相同的新的关联词语引导复句形式所取代。

### (七) 短时反复用 TV 句。

#### 1. “VV”、“V — V”形式

凡是动词的受事对象或处所对象是定指的,动词重叠表示短时反复,即“V 一下”的意思。在老上海话中,定指事物或处所是前置做话题的。如:“里外房子要打扫打扫。”(麦 38 页)“第块壁上齷齪要粉刷粉刷。”(麦 90 页);“是拨拉我朋友个底下人大家分分个。”(土 14 页);“我先领一半银子,担伊来买点石头石灰,开销开销。”(土 28 页)

另一种表达方式是“V — V”,在老上海话里定指对象也是前置的。

如：“一具锁上钥匙失脱哉，要叫铜匠来开一开。”（买 89 页）“第个绵衣裳依从第面摊过去，摊到过面。——呖，我想到日中性里翻一翻。”（土 116 页）“担包花，从栈房里，搬到天井里，细细能数一数。”（土 85 页）“十月里末引小春，多化树齐要发一发。”（松 276 页）用了“一”后，强调了“一次性”。

在老上海话的大量“VV”、“V—V”句中不见“VVO”、“V—VO”的形式。

## 2. “VVC”形式

总是用于未然形的句子中，表示希望产生某种结果的短时反复。如：“第双鞋子担去刷刷亮。”（麦 39 页）“到晒快前后门要关关好。”（麦 41 页）“第双鞋子我嫌忒紧要排排宽。”（麦 86 页）“一把茶壶跌扁哉，要担去敲敲好。”（麦 89 页）

下面几句，虽无“第个”等词明显表示定指，但从上下文中看，事物实际上都是定指的：“衣裳昧，叠叠好。”（土 126 页）“米粒头，弄弄碎，勿要太薄啫太厚，中中教顶好。”（土 110 页）“空地上先要浇粪，歇之几日末要拉拉平，削削细。”（松 266 页）“担包袱盖拉上头，四面挨挨紧。”（土 117 页）“痰盂满拉起者，担去倒脱之，弄弄干净再放拉搭。”（土 104 页）“担树放拉当中，小心勿要歪。然后四面放泥，拿根木头敲敲结实。”（松 275 页）都用“TV”形式。

“V—VC”也表示将来的短时反复。如：“第本书要担去切一切齐。”（麦 103 页）

## 3. “V个V”形式

用来表示将来的短时反复。“V个V”有“一V再V”的意思，与“V一下”有点不一样，但也是短时内的反复。如：“阁下想几时去看房子呢？——我想过个两日，同阁下一淘去看个看。”（土 14 页）“啥多化忙耶，坐个坐啫昧者。”（土 26 页）“我搭伊到园里去看个看，乃昧商量价钱那能。”（土 34 页）“墙上个缝尘要拍脱，塌子揩揩干净，窗上玻璃亦揩个揩。”（土 124 页）“勿错，要去叫裱匠来，糊个糊拉哩。”（土 123 页）“噢唷，看看依个袖子看。碗打翻者，快点担揩台布来，揩个揩。”（土 107 页）“依担晒空拉个箱子拍个拍。”（土 117 页）用“个”后，强调短暂动作

的反复性。也能带补语,如:“我要办个办清爽。”(艾 151 页)但现今上海话中“V 个 V”用法已淘汰。

(八) 语气助词在虚拟语态句子中都有不同于陈述句中的意义。

### 1. 语气助词“哉”在虚拟语态句子中的特殊意义

哉,又写作“者”。在一般陈述句中表示:(1) 当下实现。如:“东家出门去置货哉。”(麦 26 页。The master has gone out of town to buy goods.)“十二点钟敲过哉。”(麦 53 页。It has struck three o'clock.) (2) 过去式叙事,表示发生。如:“伊去寻马者,侬舍弟因此归来之,等之勿多歇,箇个人转来者。”(土 81 页。伊去寻马了,阿拉弟弟所以回来了,等了勿多歇,搿个人回来了。)“伊看见姊妹哭,就赌气啫,出去避开者。”(土 76 页)(3) 已然。“现在日短哉。”(麦 161 页)“自从绑票案子发生,一总有铜钱人家,侬用保镖哉。”(布 35 页)“侬今年几岁哉?”(麦 102 页)总之,表示的都是过去已经发生的事。“哉”今已变为“了”(又写作“勒”)替代,如:“现在日短了。”“花开足了。”

但是,① 在虚拟假设语句结尾表示未来必然结果。如:“若使喉咙好,声气清爽,自然字眼着实啫勿含糊者。”(土 4 页。假如喉咙好,声音清楚,字眼自然就着实不含糊了。)“实盖能末,别人喜欢到花园里来跑跑者。”(松 266 页。如果这样,别人就喜欢到花园里来走走了。)“要相信主耶稣基督盖末侬就可以得救哉。”(麦 153 页)② 在将来发生的事里表示将行。如:“叫伊来!——噢,来者。”(松 264 页。叫他来!——哦,就来。)③ 表示以后发生。常与“要”联用,作“要……哉”,如:“风停哉末,就要落雨哉。”(布 6 页。风停的话,就要下雨了。)“老爷要搭李家拆亲哉。”(布 60 页)“伊乃末要讨三填房哉。”(布 64 页)④ 在可能句中强调可以。如:“剩个五六个正头末有者。”(松 269 页。剩下五六个顶芽就可以了。)“夜快浇一回有者。”(松 267 页)“八九个末有者。”(松 13 页)⑤ 在条件句正句中表示以后的必然结果。如:“侬叫着八个散工束稻啫挑稻,想起来末一日天稻堆也做得好哉。”(布 273 页)

个哉:在陈述句中表示不久前实现:“伊话上礼拜写个哉。”(麦 53 页。他说上星期已经写了。)“松江已经克复个哉。”(麦 130 页)但在虚拟句中表示确实将发生。如“第只表走停哉,又要开个哉。”(麦 102 页)

“侬两家头,只得饿煞个者。”(土 4 页)“哉”现今用“了”,很少用“个了”,如“搿只表停脱了,又要开个了。”通常只说:“又要开了。”

好哉: 只用在虚拟句中,表示从便从易建议。如:“问问开电梯个人:草帽部,拉啥地方好哉。”(布 153 页)今用“好了”或“好味”。如:“到外滩,侬乘 126 路电车好了/味。”

表示“建议”的语气助词“好味”,与表示事件“完成”的“好味”在语音上有区别。如:“今朝夜里开个会好味。”(表示建议)“好味”的连读调是“33+31”;而“今朝生活做好味。”(表示完成)“好味”的连读调是与动词连读的,“做好味”的连读调是“33+55+31”。

末哉: 又写作“末者”。在陈述句中表示“罢了”的意思,如:“此地可以写意点末者,不必客气。——承阁下多情,我已经写意得极者。”(土 3 页)今用“罢了”。如:“此地可以写意点罢了,勿必客气。——承侬多情,我已经老写意味!”

在虚拟句中,“末哉”用在对方的动作,则表示劝听和将可行。如:“乃末勿要怕得者,放心勃转来晒末者。”(土 75 页。这下不用怕了,放心转过身来睡吧。);“先去淘淘看啉来买嘅哉。”(麦 27 页)用于说话者的动作上,表示承诺、许可、答应。如:“勿碍个,我来教侬末者。”(松 267 页。没关系,我这就教你好啦。);“正介末者,一定勿话,我勿弄坏哪个事体末者。”(土 5 页)“晓得者,我等老爷个信拉末者。”(土 136 页)今用“好味”或“好了”,如:“乃末勿要怕得了,放心晒好味。”“搿眼小菜侬吃好了。”“就搿能介好了,一定勿讲出去,我勿弄坏哪个事体好了。”

## 2. 语气助词“仔”、“起来”、“拉去”在虚拟语态句子中的特殊意义

仔: 在祈使句句尾:(1) 表示催促、命令:“脱下来个草挪脱之。”(松 120 页。把脱下来的草拿掉!)“布个丝络勿要撻歪仔。”(麦 97 页)“马桶倒脱之。”(松 71 页)(2) 表示提醒、警告:“用麻线扎住之,再用泥四周围涂没之。”(松 271 页)“去叫船末,船钱讲定当仔。”(麦 110 页)这些都是用在句尾“VC 仔”的格式里,今也常用。如果在非虚拟的一般陈述句里,根据“仔”的体助词意义,“仔”是不可能用在句末的。(3) 表示愿望。如:“我想勿出缺啥物事,请老爷话之罢。”(土 106 页)这类“仔”的用法今已衰退,今已都不用“仔”,如:“我想勿出缺啥个物事,请

依讲哦。”(4) 表示强调。如：“来呢还是勿来现在话定当之。”(黄 163 页)“今朝要交脱个,当心忘记仔!”现今“仔”用“要”或“会”代之,如：“来勿来现在要讲定当。”

起来：在一般的陈述句中表示趋向,如：“货色推起来。”“抽屉锁起来。”(黄 84 页)“担货色起之起来。”(土 50 页)等。但在虚拟句中,(1) 表示“如果要”：“第轴是古时间个名画,卖起来要多好铜钱?”(麦 118 页。这轴是古时候的名画,如果要卖,要多少钱?)“下回来起来啫担来昧者。”(土 48 页)还可以放在动宾式惯用语后,如：“触眉头起来末,摸着一条水蛇。”(布 174 页。如果倒霉,就要摸到一条蛇。)在丁卓 1936 年的《中日会话集》中还记着：“来起来”是“来的时候”的意思,“有起来”是“有的时候”的意思,“无没起来”是“没有的时候”的意思。这些用法现今仍用。如：“睇眼家伙,冇没起来真生活势劲。”(这些家伙,如果没有,真够受的!)(2) 在祈使句中表示催促,又写作“去来”,如：“客会间收作好去来!”(麦 9 页。会客室快收拾好!)“先担物事,照旧摆好起来罢。”(土 115 页)今不用于补语后,只用于动词后,如“大家走起来!”“票买起来!(快来买票!)”“起来”用于祈使句中表示催促语气,但是它用于一般陈述句则表示事件开始,如：“大家走起来了。”“火车开起来了。”句尾须有“了(哉)”。

拉去：又写作“拉起”。上海开埠时,在陈述句中,还保持其原始义“在一起,在其中”的意义。如作动词用：“六百铜钱,饭钱亦拉起者。”(土 110 页。六百块钱,饭费也在内了。)“牙粉拉那里?——拉账桌抽屉里,牙刷亦拉去。”(土 104—105 页)后来语法化,附着于动词后,也留有“在其中”义：“伊拉本地方,有只水神庙,有个客人住拉起。”(土 95 页);继续虚化在动宾后,也还有点“在其中”的含义,如：“什介真是对我胃口者。阿是厨师,贴正放之云耳拉去,是否?”(土 106 页)“拉起”在城区 20 世纪 30 年代已不用了,今有此意,用“垃海”代之,如：“牙膏垃台子个抽屉里,牙刷也垃海。”

但“拉去”用于虚拟语态却有以下意义：(1) 在祈使句中表示愿望和催促,也有轻微“在一起、在其中”义。如：“花田沟里,种点大豆拉去。”(松 252 页。棉花田沟里,种点毛豆在那儿。)

“快点加眼油拉去!”

老上海话中，“拉去”用于虚拟语句表示未发生的事，与已发生的事的“拉海”相对立。今已无此对立，都用“拉海”来说。(2) 强调去做，有“管他怎样也不妨”的意思，如：“反正勿是自家个钞票，大家多用点(拉)起！（反正不是自己的钱，大家多用点算了！）”“用点拉起”，“吃点拉起”。今改用“拉海”。如：“反正用爷娘个钞票，吃点用点拉海勿要紧！”已没有“管他去”的意义了。

### 3. 语气助词“拉”在虚拟语态句子中的特殊意义

拉[1a]:“拉”原在动词后表示存续体，退至句尾后成语气助词。用于一般陈述句：(1) 表示到现在为止的现状。如：“茶叶有几等样啫几等样行情拉。”(麦 31 页)“去脱之皮，风干拉。”(松 305 页)(2) 表示程度高，如：“傢倅生办齐伊，少不可缺二三十千铜钱拉。”(松 308 页)“听得话第张片子拉美国做个辰光，门票卖到十个美金拉。”(布 164 页)(3) 表示存在：“第趟末，完全是开汽车个人差个，因为有红灯拉，车子勿能够开过个。”(布 115 页)“拉”今还在郊区用，城区用“拉海”，也能表达这些语气。

“拉”也可用于虚拟句，表示对将来行为的强调和确认。如：“侬明朝担只镗拉，恐怕挽完之花，还要镗稻拉里。”(松)“我想要造念幢拉，造十五幢末，损失好多地皮。”(布 192 页)今用“拉海”来说，多数是失去这个形态而不表示。如“侬明朝拿只镗拉海，……”“侬明朝拿只镗，……”

要……拉：在陈述句中表示程度高的语气。如：“中国有顶宝贝个书，要买几百洋钱一部拉。”(麦 114 页)“五六千是勿肯个，要一万拉。”(松 11 页)以上的句子都是表示当下的。今用“拉海”：“五斤肉十块洋钱拉海！”或不用：“五斤肉要十块洋钱！”

“要……拉”用于虚拟语句，不同于现实陈述句，(1) 用于未然语态，表示预先确认和强调程度高、时间长，有时有夸张口气。如：“修补第只船银子要费脱大拉。”(麦 84 页)“照箇个学生子能，因为伊年纪小啫，总要学三年工夫拉。”(松 296 页)“五六千勿肯个，要一万拉。”(松 11 页)“小个建筑，如同十几万洋钱末，要两成拉。”(布 193 页)今用“拉海”，如“总要学三年辰光拉海。”新派则不用，如：“总要学三年工夫！”(2) 用于确认将来发生的事。如“蜡烛火要吹隐拉。”(麦 39 页)“房子

要开年分拉。”(土)今用“垃海”，如：“房子要明年分垃海。”新派或说“房子终要明年分。”用“副词”来替代形态。

#### 4. 语气助词“哩”、“个”、“歇”在虚拟语态句子中的特殊意义

哩：又作“裏”。“拉里”的简缩。在陈述句中，(1) 表示现状。如：“现在十点半勿能满哩。”(麦 162 页。现在十点半还没到呢。)  
“大个姑娘已经出嫁，小个姑娘还垃拉屋里里。”(麦 127 页)(2) 表示“近过去”的语气，相当于北京话的“来着”的一个义项。如：“我转来得勿多几日里。”(土 60 页。我回来没几天来着。)今用“垃海”代之，如：“我回转来旡没几日垃海。”新派则说：“我回来了旡没几日。”

用于虚拟句，(1) 表示“指明”的语义。与“未”一起构成“未哩 mele [mili]”，是“*It is not yet. 早着呐*”的意思。如：“十二点还未哩。”(麦 164 页)“未”在这里是表示还有很长时间。“未哩”表示还有很长时间的现状。现今也说：“论到侬评着教授，未唻！”(2) 用于虚拟将来行为中，表示确认或强调。如：“等两日我还要到宝号里来，候候哩。——勿敢当。”(土 16 页)“侬今朝来垃忒早，还要晚点哩。”(麦)(3) 表示意愿，如：“兄台请上坐，去要拜一个年哩。”(土 18 页)“去拉第个几日里向，还要到府上来，替老弟送行哩。”(土 18 页)现今都能用“垃海”代之，如：“现在十点半勿到垃海。”年轻人此语貌多已退失，如只说：“现在十点半勿到。”

个哩：在陈述句中是表示“现状”语气。如：“伊勿曾起身个里。”(土 70 页)“老爷啥叫热炭耶？——侬正真是个糊涂人，连热炭还勿曾晓得个哩。”(土 103 页)但在虚拟的可能句和否定句里，“哩”与表示“确实肯定”的“个”一起，表示对行为的确认和强调，如：“一幅画旧之，还好裱个哩。”(松 310 页。一幅画旧了以后，肯定还可裱。)  
“伊个生意，还可以撑得住个里。”(土 58 页)今说“一幅画旧了以后，还好裱个。”“伊还旡没起来垃海。”今改用“唻”或“垃海”，如“伊个生意，还可以撑得住唻/垃海。”

个：在陈述句中：(1) 表示确实、肯定。如：“侬荡行里麻佬夏布买个唔？”(麦 26 页。你那儿行里，麻和夏布卖不卖的?)“做过歇啥生意？——我开过歇药栈。——拉城外个是否？”(土 16 页)(2) 表示近

过去。如：“老弟今朝是头一日出来是否？——我昨日出来个。”（土 18 页）“箇多化事体，啥人话拨阁下听个？”（土 42 页）

“个”在虚拟句中，（1）与“要”、“会”联用表示预言：“伊板要坍坑个，索性勿要去管。”（土 45 页。他一定会害羞的，干脆别去管。）“勿要换得新个。”（土 37 页）“阿要写啥纸张个？”（土 37 页）（2）让步句的正句结尾。如：“倘使花子无得，花秧也好个。”（土 265 页。即使没有花子，有花秧也可以的。）今也用。如：“多用勿会坏脱个。”“要是旣没近个，远一点也可以个。”

歇：又作“唏”，“唏”是“歇”的舒声读法，形成原因像“一会儿”一样，“歇”的儿化“歇儿”失落儿化尾后将喉塞音带走，成“唏”。表示经历。如：“中国郎中身体里五脏六腑勿曾看见唏。”（麦 164 页。身体里的五脏六腑中医都没有见过。）

“歇”的虚拟用法，与“拉去”、“去”的“管他怎样也无妨”意义一样。如：“若使平常落下来果子啉勿多，让伊落拉地上歇。”（土 34 页）这里的“歇”，也能读作“唏”，今经常用“好唻”代替。如：“假使平常落下来个果子勿多，让伊落拉地浪好唻。”

拉唏：又写作“拉嘞”。在虚拟句中表示强调语气，有“才好呢”的意思。“总要教郎中来看个看好拉嘞。”（土 2 页。总要叫医生来看看才好呢。）“安心调养调养味，好拉嘞。”（土 2 页）今用“再好拉海”，如：“总要叫医生来看一看再好拉海。”也能省去：“总要叫医生来看一看再好。”

石毓智先生也认为汉语中存在着陈述语气和虚拟语气的句法差异，请参见石《语法的形式和理据》（2001）一书。



# 上海方言 150 年来授受类双及物 结构形式的变迁

物品授受的动词带双宾语句式,在上海话 150 年来快速发展中,发生了许多变化。

动词双及物(一个是与事,即  $O_1$ ;一个是客体,即  $O_2$ )结构的句子,从语义上分,一种是“给予”类的,另一种是“接受”类的。从形式上来看,一种直接用“给”作动词的,另一种是由其他动词作句子核心的。上海话的“给”在 19 世纪中叶读  $peh$   $[peʔ]$ ,现今读  $[pəʔ]$ ,写作“拨”。和与事对象联系的介词在 19 世纪中叶读  $[leʔ]$ 或  $[la]$ ,分别写作“垃”或“拉”,现今读  $[laʔ]$ ,写作“辣”或“拉”,从读音和书写形式来看,是由经常作“在”或“到”用的“垃拉”中延伸而来的。

## 1. 优势语序“拨 $O_2$ 拉 $O_1$ ”

150 年前,“拨”字句用“拨  $O_2$  拉  $O_1$ ”是最常见的形式,如:“多拨点铜钱垃伊。”(Give him a few more cash. 麦 46 页)“卖仔地皮要拨方单垃我。”(麦 75 页)“伊拨船钱拉侬,打发侬转来。”(土 134 页)。这种表达形式也是此类结构的优势语序。

用其他动词的“ $VO_2$  拉  $O_1$ ”句,有用作“给予”类的,如:“难朝后日多挑点水垃浴缸里。”(麦 39 页)“侬要发三百钱轿钱垃伊拉。”(麦 40 页)“等伊再用心点啫,望神父赏一尊圣像垃伊。”(松 314 页)“我常怕一时上头租勿出,每月倒要出完全房钱拉房东。”(土 13 页)有用作“接受”类的,如:“借只犁拉我。”(松 254 页)“若使伊是存银子拉我搭昧,总有凭据个。”(土 41 页)“只要写一张借票拉我,并勿要啥利钱个。”(土 80 页)

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丁卓的《中日会话集》中,“给我”在上海活中有

两种读法：“拨拉我”，“拨我”。（丁 101 页）在无“O<sub>2</sub>”的情况下，“拉”可用可不用；而在有“O<sub>2</sub>”的时候，当时 O 前已常用“拨”，即出现两个“拨”，如“给我一点儿凉水”这句话，上海话译为“拨一眼冷水拨我”，（丁 102 页）一方面已经不用“拨一眼冷水拉我”的句式，另一方面“O<sub>2</sub>”还是在“O<sub>1</sub>”的前头。这些已都与现今的上海话的情况相同。现今“拨 O<sub>2</sub> 拉 O<sub>1</sub>”式已经不用，改说“拨 O<sub>1</sub> O<sub>2</sub>”或“拨 O<sub>2</sub> 拨 O<sub>1</sub>”。如：“多拨伊点铜钱。”或“多拨点铜钱拨伊。”；“卖了地皮要拨我清单。”或“卖了地皮要拨清单拨我。”

## 2. “拨 O<sub>2</sub> O<sub>1</sub>”

老上海话中，在较短的句子中另一常用形式是“拨 O<sub>2</sub> O<sub>1</sub>”式。如：“几时可以等回信者？——后日，我拨回信侬。”（土 28 页）“若使要拨利钱我，我勿借者。”（土 26 页）“我现在，要到某老爷屋里去，若使有人寻昧，拨信我。”（土 105 页）这种双宾语位置与北方话正好相倒的形式是南方话如江南吴语的特点。“VO<sub>2</sub> O<sub>1</sub>”式也有，如：“伊总勿是白白里一眼勿谢侬个，总送几两银子侬个。”（土 20 页）“后来我又借拨银子伊，做生意。”（土 79 页）比较以下两句：“请记念老朋友个情分啞，借一百两银子我，转去做盘费。”（土 79 页）比较下句：“伊借一百两银子拉我，做盘费啞转去。”（土 80 页）可见当时这两种形式都用。在老上海话向新上海话转变之间的 1936 年，“给我一个”，上海话还在用“拨一个我”。（丁 102 页）“给我一点好吗？”为“拨一眼我好否？”（丁 102 页）“给我两三张吸墨纸好吗？”丁氏书上翻成上海话是：“拨两三张吸墨水纸我好否？”（丁 103 页）但在现今的上海中年人和年轻人口中，这种用法已极少听到，只有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偶说。尤其是那种挺长的“O<sub>2</sub>”，现今难以听到，只有两三音节的，有时还说。如丁氏书上的国语“那种手套，给我一副。”翻成上海话为“伊个手套，拨一副我。”（丁 103 页）现今的替代式是“VO<sub>2</sub> 拨 O<sub>1</sub>”，如现在这样说：“伊个手套，拨一副拨我。”“请侬记得起老朋友个情分，借一百两银子拨我，回去做路费。”

## 3. “拨 O<sub>1</sub> O<sub>2</sub>”

老上海话中，“拨 O<sub>1</sub> O<sub>2</sub>”式使用率很低，如下面一例在一句话中用了两种形式：“侬肯拨铜钱我，我领侬去寻着个个人，庄上管帐个，拨伊

一百铜钱。”(土 91 页)后面句即用“拨  $O_1 O_2$ ”式。“ $VO_1 O_2$ ”式也是次要的形式,如:“个回我欠侬二三百铜钱拉哩。”(土 70 页)“若使伊要等拉老店里做生活,出还伊工钱,搭伙计一样。”(土 37 页)用例能找到的很少。到 20 世纪 40 年代已多起来,如:“只要侬巴结点做朝后加侬薪俸。”(黄 165 页)

“拨  $O_1 O_2$ ”式有时取消述谓的独立性,把“拨  $O_1$ ”作“ $O_2$ ”的定语,形成名词性结构,如:“我送拨伊个药味,勿敢吃。”(土 65 页)这种用法因与普通话同,现今常用,如:“我送拨伊个药,伊勿敢吃。”

#### 4. “V 拨 $O_2$ 拉 $O_1$ ”

150 年前,上海话中已有“V 拨(V 给)”两字连用的形式,如:“果真几日前头个个人,卖拨个只马拉姓赵个穀,话定当八两银子。”(土 82 页),构成“V 拨  $O_2$  拉  $O_1$ ”,现今则没有此用法,只能说成“V 拨  $O_1 O_2$ ”,现在说:“真个几天前个个人,卖拨姓赵个个只马。”

#### 5. “V 拨 $O_2 O_1$ ”

当时,“ $VO_2 O_1$ ”也能用作“V 拨  $O_2 O_1$ ”。如:“伊前头穷苦那个时候,我担铜钱啫米相帮伊,后来又借拨银子伊做生意。”(土 79 页)今也稍有听闻。多数则说:“后来又借银子拨伊做生意。”

#### 6. “ $VO_2$ 拨 $O_1$ ”

原来的常式“ $VO_2$  拉  $O_1$ ”,后来“拉”被“拨”代替,变成“ $VO_2$  拨  $O_1$ ”,在 150 年前的著作里,只能找到个别用例,如:“老弟我讲一件可笑个事体拨侬听。”(土 63 页)是因为后有动词“听”的缘故。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此用法得以发展,后来因受国语渗透影响,变“拉”为“拨”,“借给我”、“还给伊”、“交给伊”在 1936 年时都已说“借拨我”、“还拨伊”、“交拨伊。”(丁 104 页),而不说“还拉伊”、“交拉伊”。如“借一枝毛笔拨我好否?”(丁 105 页)已不再说成“借一枝毛笔拉我好否?”又如:“对物住,借一枝铅笔拨我好哦?”(黄 94 页)现今通用“ $VO_2$  拨  $O_1$ ”,或用“ $VO_2$  拨拉  $O_1$ ”,如“借一枝铅笔拨拉我”,更常用“我买一只戒指拨侬。”

#### 7. “ $O_2 V$ 拉 $O_1$ ”

将  $O_2$  移到主语地位,是吴语的常见用法,尤其是在是非问句中。

如：“辛俸付过拉侬拉哉。”(麦 53 页)“阿是侬有两只官帽是否？一只借拉车夫戴之。”(土 110 页)尤其是需要把那个“客体”转为话题主体叙述的时候。又如：“第块地皮原主卖拉侬啥行情？”(麦 75 页)“一尊翠来死个凿花圣像，我本来端正拉，为赏拉顶用心个学生子个。”(松 315 页)

还有些“(O<sub>2</sub>)V 拉 O<sub>1</sub>”形式即“O<sub>2</sub>”在前面提到或隐含的句子，如“格咪，租拉啥人？——我租拉侬个亲眷。”(土 13 页)“估之后来，典当里卖拉伊，伊就可以赚好价钱。”(土 51 页)“虽然送拉我，我亦勿要。”(麦 33 页)，也是老上海话里常见的。现今“拉”已变为“拨”或“拨拉”。如：“一本书送拨拉伊，侬看好否？”

像北方话“把那个辣酱油给我。”那样的“把字句”，翻成上海话一般是把“O<sub>2</sub>”转为主语的，成为“O<sub>2</sub>V 拉 O<sub>1</sub>”形式。如：“县里查清爽之，就教伊占我拉个田，退还拉我。”(土 32 页)“教伊占我拉个田，退还拉我。”即“教他把已占我的田，退还给我”。上海话过去一般不用“把”字句的形式。这句话前面用了兼语式，“教伊”的“伊”是个兼语，构成“教兼 O<sub>2</sub>V 拉 O<sub>1</sub>”。“教”读[tɕiɔ]或[kɔ]。现今说法一般是改用“拿”字相当于普通话用“把”，这么说：“县里查清爽以后，就叫伊拿占我个田，退还拨我/退还拨拉我。”现今上海话“拉”只能与“拨”联用，且以单用“拨”为主。

在 20 世纪 30 年代，用“拨”替换“拉”带出 O<sub>1</sub> 已普遍使用，如：“伊个辣酱油拨我。”(丁 102 页)又如：“对勿住，伊把茶壶授授拨我好否？”(丁 105 页)今“拨”、“拨拉”两用，如：“伊个辣酱油拨/拨拉我。”经常用相当于“把”的“拿”来说，如：“拿伊个辣酱油拨我。”但“拿”的动作味比北方话“把”重。

## 8. “VO<sub>2</sub> 拨拉 O<sub>1</sub>”

当“O<sub>2</sub>”移至动词“拨”前时，“拨拉”连用的结构就此形成，并用在连动式“VO<sub>2</sub> 拨拉 O<sub>1</sub>”的结构中。如：“教伊随便那能，总要想法子，赶紧凑满五千两银子来，拨拉伊。”(土 56 页)“出个茶钱，并勿是我落个，亦勿是我个朋友得个，是拨拉我朋友个底下头人大家分分个。”(土 14 页)现今上海话新派经常把“拉”省去，变成“拨 O<sub>1</sub>”，如：“叫伊随便哪能，总归要想办法，快点凑满五千两银子拨伊。”

## 9. “V<sub>1</sub>O<sub>2</sub>V<sub>2</sub> 拨拉 O<sub>1</sub>”

与 8 同时,“V 拉 O<sub>1</sub>”也变成“V 拨拉 O<sub>1</sub>”,如:“我无得铜钱借拨拉伊。”(土 80 页)20 世纪 40 年代起“拉”字落去,多用“VO<sub>2</sub>V 拨 O<sub>1</sub>”的句式,如:“我要想请张先生替我做一副挽联送拨伊。”(布 71 页)至今常用:“我买一只戒指送拨侬。”“我既没铜钱借拨伊。”

## 10. “拿 O<sub>2</sub>V(拨)拉 O<sub>1</sub>”

相当于普通话“把”字句的形式,上海话用介词“拿”把 O<sub>2</sub> 提到动词前,可构成“拿 O<sub>2</sub>V 拉 O<sub>1</sub>”式,如:“乃昧伊就教我,担银子衣裳,交代拉伊之昧者。”(土 78 页)“近来几年,担树包拉别人。”(土 33 页)“担一百两银子来,借拉伊,教伊拨拉穷人。”(土 80 页)。“担银子啫衣裳,领之出来,一齐担去,送拨拉伊个姊妹之。”(土 78 页)到 20 世纪 30 年代还有单用“拉”连接 O<sub>1</sub> 的,如:“王家老爷要拿李家个二小姐攀拉伊个儿子,因为李小姐交关做人家个。”(布 61 页)“所以啫我爷十分相信自伊啫拿一总事体侬信托拉自伊。”(布 286 页)“拿 O<sub>2</sub> 拨拉 O<sub>1</sub>”式也已开始用了,如:“伊要想拿伊个儿子过房拨拉伊个最好个朋友王先生。”(布 50 页)又以“拨”代“拨拉”,如:“拿茶给客人”译成“拿茶拨客人。”(丁 106 页)现今沿用“拿 O<sub>2</sub> 拨拉 O<sub>1</sub>”和“拿 O<sub>2</sub> 拨 O<sub>1</sub>”式,如:“拿张一寸照片拨拉男朋友。”又如:“我拿昨天买个礼物拨伊。”也能用“拿 O<sub>2</sub>V 拨 O<sub>1</sub>”式,如:“我拿昨天买个礼物送拨伊。”

在 19 世纪中叶,上海话“拿”读[nɔ],但通常是用“担[tɛ]”,现今上海原松江府地域的农村仍用“担[tɛ]”。今城区上海话最常见读作[nɛ]阴平声,年轻人重新回到 150 年前说[nɔ]。

下面两句,是 O<sub>2</sub> 已提前,后接“拿”加“来/去”和“V 拉 O<sub>1</sub>”:  
“我昧就托朋友,拉上海买几块洋钱戒烟药,担去送拉伊。”(土 65 页)  
“阁下可以自家登之几间,多下来昧,担来再租拉别人家个宛。”(土 13 页)  
现今的用法是:“侬可以自家登几间,多下来(个房子)末,拿来再租拨人家个。”除“拉”改“拨”外,句式不变。

相当于普通话“把”字句的形式,上海话用介词“拿”把 O<sub>2</sub> 提到动词前,可构成“拿 O<sub>2</sub>V(拨)拉 O<sub>1</sub>”式,如:“乃昧伊就教我,担银子衣裳,交代拉伊之昧者。”(土 78 页)“近来几年,担树包拉别人。”(土 33 页)

“担一百两银子来,借拉伊,教伊拨拉穷人。”(土 80 页)“担银子啫衣裳,领之出来,一齐担去,送拨拉伊个姊妹之。”(土 78 页)

还有一种常用的形式,是“担  $O_2$  V 拉处所 (take …… to ……)”,如:“担烙铁放拉火炭上。”(麦 10 页)“担衣裳晾拉日头里。”(麦 11 页)。又如加“教兼”的“拿  $O_2$  教兼 V 拉处所”:“开手拿云青啫洋绿,教伊放拉孟钵里,研细起来。”(松 302 页)一直沿用至今。

从 150 年来上海话授受类句的变迁,可以归纳以下几点:

1. 常用式从“ $VO_2$  to  $O_1$ ”向“ $VO_1 O_2$ ”转化,实际上后种形式比前种更有标记更受限制,(具体分析见刘丹青,2001)但是这是由于吴语的南方话形式受强势的北方话普通话影响的结果。

2. “V 拉  $O_1$ ”受普通话影响变为“V 给  $O_1$ ”以后,上海话为保持“给  $O_2$  to  $O_1$ ”形式因而产生“给  $O_2$  给  $O_1$ ”的句式沿用至今。

3. “ $VO_2$  to  $O_1$ ”的简化式“ $VO_2 O_1$ ”是东南方言的特色,但一旦“ $O_2$ ”太长,便受到“重成分后置”规律的作用,在后来采用“ $VO_1 O_2$ ”式之前,更多地使用“话题前置”式“ $O_2 VO_1$ ”,因此老上海话中“话题前置”式出现率甚高。现今随着“ $VO_1 O_2$ ”式的广泛运用,新上海话不但大大降低了“ $O_2 VO_1$ ”式的使用率,而且“ $VO_2 O_1$ ”式也随着褪谢了。